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標準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何道冲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_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_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三

宋李劉撰

薦舉

宋史選舉志紹興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

為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下其議中書舍人洪遵
給事中王希亮等上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歷
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舉官五員
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如議臣之請則有力
者惟圖見次無材者苟冀終更出官十餘年可以坐
待衆秩不可一也今欲減改官分數以待無舉削者
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不可二也京官
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可以救入流
之弊不可三也更祖宗成法不可四也如故便議遂寢

謝董侍郎 居誼 舉狀

隨驃騎之幕濫備執鞭霍去病傳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

騎將軍封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驃騎將軍封義陽侯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刺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

軍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騎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杜詩雲深驃騎

幕夜隔孝康船史記管晏列傳假令剡公車之章遽蒙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推轂剡音敝說文銳利也易剡木為矢禮圭剡上削爾雅剡剡利也法言奏不剡東方朔傳待詔公車師

古曰公車今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劉向傳章交公車田蚡傳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

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杜詩推轂期

孤心感恩於破白

燕翼貽謀錄元祐元年以改官甚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為限從

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中五人引見不拘數則其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為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者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按破白宋人語指舉員而言鄭雪巖啓經年夜雨誰憐泮茆之清一日春風忽破庾梅之白戴象麓啓榮甚初官之破白恍如再第之取青

面抱愧而發紅

山谷詩皺面黃鬚已一翁尊前猶發少年紅

伏念某稟生多艱從宦尤拙

潘岳

閒居賦司馬安四至九卿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貴人令其出門下

既不善於走趨

韓文柳子厚墓志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

志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
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大夫羅而致幕中亦倍

勤於收拾

韓文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又顏墮委靡

不可遲又非其人雖與同
列未嘗比數收拾互見前

豈謂半年之內復為千里之

行治法征謀紛紛未定

昌黎送石處士序方今寇聚於
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

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幕謨檄筆錄錄無奇

昌黎送侯
參謀赴河

中幕詩檄筆無與讓幕謀職
其膺漢書錄錄未有奇節

然白日實照其積誠則赤

雲可占於勝氣

韓昌黎鄆城晚飲詩城上赤雲呈勝氣
眉間黃色見歸期注蔡未平數月前吳

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盾皆顛倒少選黃白
氣從西北出盤蛇相交告公曰今西北王師所在黃白

喜氣也敗氣為賊賊必亡矣按兵書云雲如日天有赤氣繞地不可攻

況值匈奴百年之

運

匈奴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

必

復春秋九世之讐

匈奴傳天子意欲遂用胡延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

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讐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譖而烹殺

鮎犀札而咤犛旄在此行矣

韓孟

于周故襄公滅紀也鮎犀札說文西南夷長髦牛曰犛一角曰犀犛尾曰楚以飾物曰旄鮎職琰切風吹貌

札甲也夫差水西之甲三千刑神陰蝕主我師而言餘見前

封龍額而獵麟腳竊有

望馬

韓文晚秋鄆城夜會聯句策勲封龍額歸獸獵麟腳韓王信傳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額侯

曾未

輸橫草之勞

終軍傳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注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曰橫草

何遽辱

采蘋之薦

詩于以采蘋南潤之濱

乏吳下阿蒙之學顧曰淹該

淹

也禮記淹之以樂好註謂浸漬之該備也韓詩包羅委瑣該餘見第二卷代回袁通判條

無江南子

布之詞反云典麗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博覽衆書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典

略曰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

生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

見裨益之功甚寡說文裨接益也徐曰若衣之接益也

我獎予之實何多茲蓋伏遇某官以社稷臣

汲黯傳古

臣至如汲黯近之矣蕭望之傳望之堂

為詩書帥

左傳

堂折而不撓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元帥趙裒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孤忠可貫於日月

新唐書郭子儀傳贊雖唐命方永
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至誠足達於天淵班固

答賓戲聲盈塞於天淵一鶴一琴人皆望清獻之出宋史趙抃傳

諫院及謝帝曰間卿足馬入蜀以一琴萬牛萬甕賊必
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詳別見

待崇文之擒唐憲宗即位劍南劉闢自稱蜀後元和元
年正月以高崇文為左神策行營節度使

討闢九月克成都十月闢伏誅韓文元和聖德詩萬牛
鬻炙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省有恒其克有餌其

誇佇觀十乘之行詩元戎十乘大作三軍之氣繫單于

之頸慰祖宗在天之靈賈誼傳請必繫單于之頸而犁
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匈奴之庭為蠻夷猾夏之戒

匈奴傳卑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師古曰卑掃也

尚書蠻夷猾夏冠賊姦穴孔傳猾亂也

於以侈旂常之績歸而策鼎鼎之

勲俱見前

凡在紅蓮綠水之間

南史庾杲之字景行王儉用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

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

必入赤箭

青芝之用

韓文進學解赤箭青芝注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出太山

某敢不

力磨其鈍

梅福傳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圖稱所蒙

羊祐表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插羽銘山敢銜文章之小技

義陳后山詩所得非所蒙昌黎鄭城聯句銘山子所上插羽余何忤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治金伐石願歌竹

帛之大功

韓文治金伐石垂耀無極
鄧禹傳垂功名於竹帛耳

謝魏運使

了翁

舉狀

魏了翁嘉定八年遷潼川路
轉運判官○宋張荃翁貴耳

集云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
有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為誰答曰陳了翁覺而
先生生故用其號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
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
多在東南時有了翁
家子弟必異遇之

據地承顏非有豚蹄之祝

傳不疑傳不疑據地曰竊伏
海濱間暴公子威名舊矣今

乃承顏接辭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
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
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
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為天啓齒乃蒙蟲臂

之收

山谷詩佳人從何來為天啓玉齒莊子以汝為蟲臂乎

勞軍將之打門

廬全詩日

高丈五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發函書而驚坐

吳質

答東阿王書奉所惠貺發函伸紙陳遵傳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

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難道今人之不古但虞吾黨之累公

袁盎

傳吾不足

以累公 伏念某於道無聞甚愚不肖每思名教之樂

地何必事功

樂廣傳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為達或至裸體廣聞而歎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

必乃

爾亦知富貴之浮雲不如貧賤徒緣一第之底彊為

三釜之謀

莊子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陳后山詩可堪親老須三釜

中惟弗洎

之悲

莊子不泊吾心悲洎及也言祿不逮親

甚悔未信之仕以風為解遂

回蓬島之船

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

至則風輒引船而去及秦始皇至海上使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幹流而遷徑泛

瞿塘之水

賈誼傳幹流而遷或推而還注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瞿塘見第一卷上董制置條

既元戎所自辟於天子

韓文書記之任亦難矣非兼人之材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

然後命於天子非先生敢圖利於大夫

韓文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

綴錦城雪嶺之觀未容黔突

錦官城在萬里橋南因其有錦官故名猶合浦之珠

官也李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雪山在威州西南一百里與乳州白狗嶺相連山有九峯上有積雪春夏

不消杜詩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淮南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韓文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廁

天水祈山之役濫佐青油諸葛亮傳亮身率諸軍攻祈山戎陣齊整賞罰肅而號令

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震響李正封詩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宋劉瑤與顏峻書曰朱修之

三代叛兵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青油幕宋將幕也以青油縑為之方深國事之

憂遑復身謀之恤詩我躬不閱車輪四角何敢累推轂

之人陸龜蒙詩君心欲漂落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東坡詩多謝新詩累推轂稀膏那解

轉方輪淳于髡曰稀膏束軸所以為滑也而不能運方軸餘見前厦屋萬間亦莫認捲

簾之處杜詩安得廣厦千萬間陳堯佐燕詞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詳見前敢謂

誠心之傾倒

杜詩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山谷詩推轂天下士誠心要傾倒

竟煩強

箭之吹噓

韓詩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

茲蓋伏遇某官學者泰山

新唐

書韓愈傳贊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國之元氣

前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郎顓傳助順元

氣含養萬物李固傳斟酌元氣運平四時紀瞻傳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高適詩獨立調元氣清心豁宵冥

年不可及寧妨待天下之清

崔湜傳湜舉進士累官中書令執政時年三十八嘗

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時來則為終必得聖

人之任

張嘉貞傳宰相者時來則為豈能長據詳見前

引扁舟於蓬島

隗器傳范蠡收

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注偏舟特舟也劉攽曰偏舟按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作偏按上云回蓬島之船

此句複出疑有舛誤閱十暑於岷山杜詩十暑岷山雪三霜楚戶砧人疑魁枕參

首之淹

史記天官書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正義曰衡斗衡也魁斗第一星也言北方斗斗衡直當北之

魁枕於參星之首北斗之杓連於龍公無瓶居井睂之

悔

游俠傳揚雄酒箴譬之於物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睂酒漿不入口臧水滿懷卿自用卿

法

晉書庾敳傳敳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行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

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吾親屬吾思昌黎送張道士序張道士嵩高之隱者有文武長材寄迹

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間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詩曰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平賊策陛下幸聽之寧當不昧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不事爾吾親屬吾思魏了翁傳遷校書郎

以親老乞補外
乃知嘉定府

駭聞渡瀘之行

說文瀘水名出牂牁江一名若水放旄牛徼外

入江有瘴氣蜀志五月渡瀘魏了翁傳了翁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
親還里
倏罹陟屺之變
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

由來無棄魏了翁傳
丁生父憂解官心喪

故者無失其故未能致唁於生芻

禮記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唁說大
弔生也詩疏弔謂弔死唁謂唁生皆是相痛傷之名也

徐稱傳稱字孺子豫章南昌人郭林宗有母憂稱往弔
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

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誅之不可勝誅敢

望噓枯於死草

鄭泰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李賀詩誰知死草

生華風

忽辱遺我雙魚之寵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

書

見貽駕彼四牡之章

詩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肥

學落質

凡顧謂識高而韻遽

左傳閔子騫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

氣凋力腐反云

才瞻而意新

韓文弱於才而腐於力李百藥傳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

近功

缺然遠業安在初不敢冀緇衣之改

詩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注緇

衣卿士聽朝之正服此衣若敝願王家復改而為之願其常居此位常服此服

何為過蒙華袞

之袞

穀梁傳序一字之袞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

師魯之從事陝西

容有知之而弗薦

尹洙傳洙字師魯河南人以儒學知名舉進士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

軍節度推官舉書判拔萃改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用大臣薦名試為館閣校勘歐陽公尹師魯墓志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章或尚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未必能盡知之師魯遇事無苟難而勇于敢為其所以見推于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永叔之

退居潁上乃虞賢者之不聞

東坡勤上人詩集序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盡致

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

所欣吾道之有歸豈獨小人之

受賜某不知所報

左傳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當勉其

頑氣象未可攀但感幽桂榛菅之薦

韓詩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

榛管幾欲犯顏出薦歲月坐成晚尚託江梅桃李之香

口氣象碑兀未可攀
山谷詩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

謝鄒運使

孟卿

舉狀

鄒孟卿字淳甫開禧中登進士第除知豐城會興元軍士

莫簡張福亂制置使聶子述適殺總領楊九鼎陷朗州果州朝議孟卿文武全材授行軍參議一戰敗之簡自殺福請降官至四川制置兼茶馬使時西北敵不敢犯邊被譖賜死明年事白復其官謚忠襄得勅葬

王事靡盬未敢懷歸

詩四牡駢駢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注盬不堅固

也疏云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

使臣見知忽叨論薦

詩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有功而見知則說
矣韻會叨濫也

況沐成終之賜尤銜引重之恩

灌夫傳兩

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
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至于尊重也

伏念某蠢蠢隨行

韓詩十年蠢蠢隨朝行
又豈比恒人長蠢蠢

狙狙何算

狙七餘切韓文瞿瞿狙狙

少始知

學亦有立功立言之心

左傳穆叔曰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

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

壯不如人已作為貧為養之仕

左傳燭之武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偏親弗洎

見上條

百念頓消漢庭諸公漫

惜斯人之憔悴

劉文房餞蕭郎中赴潤州序蕭公建隼此地化行五年漢庭羣公待以美職呂

和劉公神道碑重氛再廓闔境昭蘇由是漢庭諸公始
重其節東坡詩漢庭諸公必動色又歷詆漢諸公杜詩

冠蓋滿京華
斯人獨憔悴
魯國男子自知吾意之蹉跎
績漢書曹操將殺楊彪孔

融聞之不及朝服見操曰
融魯國男子便當褰衣而去
不復朝矣東坡詩遙知魯國真男子
韓詩嗚呼吾意其

蹉跎引船既遠於蓬萊
見上
鼓枻試觀於灩澦
枻音裔楫也一曰施

也屈原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
灩澦見第一卷上董制置條
沐浴而戒行李人

謂何斯
韓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
饑渴之歌

采薇歲亦陽止
詩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又曰歸曰歸

歲亦陽止
箋西伯將遭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饑渴言其苦也十月為陽曰汝何時歸乎亦至十月乃得

歸也又丁寧歸
雖連收乘矢之發恐未免一簣之虧豈期定其心也

無他人欲令出其門下

詩豈無他人韓文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

不有君

子寧可棄之道傍

左傳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韓文誠不忍奇實橫棄道側

山谷詩擲置官道傍

茲蒙四牡之章

詩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四牡五章

遂足五紆

之數

詩彼茁者葭一發五紆以待公之發

在繡衣六條之

察定匪徇私

見第一卷上

然華衮一字之褒卻疑過實

見上

蓋經邦本諸政事

尚書論道經邦

而緯國取於文章

班彪傳數

文華以緯國

游夏求賜之異科雖孔門而難備董賈龔黃之

殊傳在漢世而罕全

漢書敘傳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睿聖屢抗其疏述賈誼傳抑抑

仲舒再相諸侯讜言訪對為世純儒
述董仲舒傳龔遂黃霸在循吏傳

自視歆然前言戲

耳士固伸於知己蓋非搖尾而後憐

史記越石父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

信于知己者詳第二卷上衛參帥條韓文
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志也

德不待於成

身卻合銘心而自厲

柳文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
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

身而後拜賜
感知而已

茲蓋伏遇某官人今而心古行峻而氣平

分間乘輅欲轍環於四海

謝安傳贊任總中臺效章分
閩陸贄奏選將而任分之以

閩儒林傳中公弟子乘輅傳
從至見天子韓文轍環天下揚金斂璞真鑒別於九流

老泉集上文丞相書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
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

沙磧皆不錄而已矣唐六典定九流之品格補萬方
之闕政權德輿集裁百辟之章疏助九流之刀尺尚

煩入蜀之星

李邵傳邵字孟節善河圖風星和帝即位
分遣使者微服單行至各州縣觀採風誼

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命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
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
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
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東坡詩須煩凌雲手去作入蜀星
正及渡瀘之月蜀志諸葛亮傳出遂見山平劍閣浪靜

瞿塘劉闢就誅昌黎上元之和之頌

唐書劉闢反詔高崇
文與兵馬使李元奕

河南西道礪討之闕陷梓州執東川節度李康崇文引
兵趨梓州闕歸康以自雪崇文斬康又敗闕衆於鹿頭
關遂克成都擒闕至長安誅之昌黎
集有元和聖德詩內及誅劉闕事
子璋授首少陵形

敬定之功

唐書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李奐於綿州道遂州殺刺史號王巨矣戰敗奔成都子璋

自稱梁王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奐共攻斬之杜甫贈花卿歌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孟卿有平

興元功

既飲至而策勲復重臨而領郡

劉禹錫詩郡人重得黃丞相

子午之奇可出但當飽戊己之屯

魏略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

於南鄭與羣下計議魏延請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

安楸間延至必乘船逃走而公從斜谷來二十許日足達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地

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平帝紀元始五年秋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午南方言通

南北道相當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此則北山是

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元帝紀發戊己校尉注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旺故以名官也一說戊己居中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又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戊己

甲寅之報未來何以寬庚癸之呼

趙充國傳上以書

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呼去聲左傳吳申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脫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尚屈餽餉關中之手

漢書楚漢相距榮陽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高帝曰填國家

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且圖轉輸渭上之功

漢書溝洫志鄭當時為大

司農言異時關中漕粟從渭上渡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

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上以為
然發卒穿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
諒思人物之眇

然

山谷詩人物方眇然詳見第一卷上任中書條

僅有征夫之適止

詩卜筮偕止會言近

止征夫適止注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則征夫如今應到不遠矣
劍外之官易冷聊

借吹噓

杜詩劍外官人冷詳見前

幕中之辯非傾謾加收錄

韓文幕中之辯

人反以汝為叛臺中

某敢不稍鐫懶習

鐫遵全切琢石也杜詩小來習

性懶謹佩味言

鄭當時傳誠有味其言也

號門生而知恩例欲自同於

蛇雀

柳文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餘見第一卷上董制置條

報國士之遇

我誓當小異於馬牛

史記豫讓傳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韓文小人之懷惠兮

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馬
牛分寧止乎飲水而求芻

謝衛參帥

涇

舉關陞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司封郎中李澗上言今知縣再任六

考乃陞通判而丞與諸司屬官初無吏責及以自
考關陞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願就又因民事得罪
之人雖微罪亦終身廢弃故人皆有所懼而不肯
就請自今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關陞而應緣
民事之人自徒
以上乃取旨

小子狂簡之成章無能為役

左傳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言不足為其役使也

大

鈞块北而播物有味其言

賈誼傳大鈞播物块北無垠餘見上條

幸辱備

於使令亦足謂之遭遇不應論薦便累吹噓伏念某受

質無奇望世亦狹童而強學粗知萬物之皆塵

蔡君謨詩世間

萬物皆塵土雷

取功名久遠看壯不如人縱得一科而何補

左傳燭武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韓文豈不登

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舍對白抽黃之業

柳文眩耀為文

瑣碎排偶抽黃

為出朱入墨之謀

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拜大行臺

左丞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

人言棲枳

之官決無鸞鳳

仇香傳枳棘非鸞鳳之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渠知求芻之志

固異馬牛

見上條

不圖賈子之泛湘

賈誼傳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

為賦以偶際召公之分陝

公羊傳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注

吊屈原

陝者弘農陝縣是也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
地志陝縣在陝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為界王莽
傳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言依周公召公
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望塵雅
拜孰非夾道以疾馳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何武傳槃
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韓文武夫前呵數祚陳詞
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數祚陳詞
獨念此君之小異離騷經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得此
庚亮大會府州人士嘉坐次甚遠衰問亮江南有孟嘉
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衰歷觀指嘉曰此君小
異得無令以竿牘小夫之智莊子小夫之智效於詩書
是乎元帥之前左傳晉謀元帥趙衰曰卻一年於茲五技窮

矣

荀子梧鼠五技而窮詳見前

可以止則止方願返於屠羊

莊子屠羊說曰

願復返吾屠羊之肆詳見前

莫之為而為駭忽勞於薦鴉

鄒陽傳臣間驚鳥累

百不如此

亟嘗輸疑願且避賢

公孫弘傳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高適詩

避賢初

豈期刺史之天

趙嘏詩尋花偶坐將軍樹飲酒方重刺史天東坡詩一見刺史

天決為將軍之地

灌夫傳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識字有數敢當淹博

之稱

楊文公談苑晉開運中詔令兩制各作詩賦一篇付禮部為考試之式獨學士李懌不肯曰李懌識

字有數因人成事使令白衣入貢部中下第必矣胡能

又按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

了事亦癡寧有疏通

之實

傳咸傳楊駿弟濟素與咸善與書曰江海之流混

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非相國賜之大禮之過

詎至是耶

韓文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

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賜之大禮之過於敵以下受之宜何以報況在天子

之宰使天下洋然動于然來其必由此

韓文枯槁沉溺魁閭寬通之士

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

古之所以求士今者於是見

公恭惟某官身佩安危

新唐書李晟傳贊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

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東

力關造化兒童之

誦君實久佚丘園

東坡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易賣于丘園

遠使之

問潞公暫司管鑰

宋史文彥博傳彥博連事四朝任將相五十一名間四夷元祐間契丹

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入朝望見彥博卻改立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又彥博為王安石所惡力引

去判大名府轉運判官汪輔之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此用冠裳

公北門鎖鑰事

察湖南之從事

韓文公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

欲冀北之空

羣

韓文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雖有絃麻

左傳雖有絃麻無棄管蒯詳見前

且

颺糠粃

晉書習鑿齒與孫綽共行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

前意者恥匹夫之不獲欲其收多士以攸奔

詩濟濟多士秉文之

德對越在天無以我公亟展伊周之業詩無以我駿奔走在廟公歸兮我宣惟

委吏得專文武之功某既累公知寧當自棄少留東閣

難掩人言魏勃之庸

朱雲傳薛宣為丞相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

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高五王傳灌嬰在滎陽間魏勃本教齊王反責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更達

南枝或備臣客馬周之對

魏武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遠樹三匝何枝可依舊

唐書馬周傳周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為條陳便宜二十餘事時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

謝曾運使

舉

舉關陞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曾吉父早歲入館然平生不曾關

陞後來雖歷監司郡守猶帶權發遣也吉甫為廣西漕嘗舉其屬吏姓黃者改官赴部告行吉甫云

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關陞于門下實有利害耳今按吉父名幾宋史有傳即曾運使之先

也詳啓意任

寧鄉簿作

墨綬主書苦乏曳裾之譽

左雄傳今之墨綬猶古諸侯注墨綬謂令長北山移文紐

金章綰墨綬漢官儀邑宰銅章墨綬秩六百石白帖主簿主掌簿目仇覽傳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者皆主

簿後繡衣察吏忽承推轂之言

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也沉下考之甫書曾微勞之未效便辱吹噓之送

杜詩揚雄

更有河東賦惟允為特達之知四子講德論特達而相

別伏念某何足控搏賈誼鵬賦十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不堪位

置梁武帝書評羊欣書如婢作夫人抱鉏犂而餓空谷

乃無端以讀書王粲詩不能效沮溺相隨抱鉏犂韓詩

今者無端讀書史奈何君獨抱奇才手把鉏犂餓空谷又

與山濤絕交書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爬搔無

已而當裹以章服拜揖上官三不堪也賈誼傳不習為

吏視已邂逅六條之察見第一卷上吉蠲一辨之香詩

成事會運使條

蠲為饒注吉善蠲潔也善潔為酒食之祝甌窶而操脉

蹠不夸而狹見上謝魏見九彈而求鶚炙匪躁斯狂莊子

見卵而求時夜不謂蘇天尚為李地俱見燈花夜報杜詩

燈花何奏藁朝馳誦說云乎顧謂文章之典雅文中子

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章會計而已反稱政術之疏

通難當一字之褒穀梁傳序一字之乃辱八珍之犒昌黎

薦士詩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不如一

簞犒周禮珍用八物注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膾也小草之有遠志但欲深根山谷詩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

竝世深根
且固蒂

老芋之為茯神誰欺精鑒

柳文余病疣且悖
謁醫視之曰唯茯

神為宜明日市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名醫而尤其故
醫求視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

之憐也而反尤伏遇某官家傳忠恕嫡嗣文清

宋史曾
幾傳遷

通奉大夫卒謚文清詳
見第一卷上會運使條淳疇剖竹之庸

李詩我家小阮
賢剖竹赤城邊

繼著握蘭之望

應劭漢官儀尚
書郎懷香握蘭

濡轡而馳原隰疑若小

然

詩六轡如濡載馳載
驅注如濡言鮮澤也

聽履而上星辰恐不免耳

杜詩
持衡

雷藻鑑聽履上星辰謝安傳安妻見家門富貴而安尚
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念斗升之噉嚼

山谷詩看人取卿
相忘意亦噉嚼

若為分寸之躋攀

韓詩

躋攀分寸不可上

目其貌耳其言雖乏同進之交譽

韓文潁川陳彤始吾

見之楊湖南門下頽然而長薰然而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吾見湖南之

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

知其主信其客姑令從事之

流聲

韓文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宜乎從事於是而流聲實于天

朝也 薦一飛馬價三倍

俱見

某雖無以報敢辱所知

東坡

祭韓忠獻公文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又祭歐陽文忠公文蒼顏白髮

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始與董楚辭儻遂少陵脫身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之願

杜詩脫身薄尉中始與董楚辭

尚煩左右笔請歌昌黎薦士之詩

昌黎薦士詩彼微水
中荇尚頗左右笔

謝林提舉

行知

舉關陞

詳啓意任
寧鄉簿作

抱會計之簿書安知鰲釣

杜詩舍弟早棲邑防州領簿
曹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瞻光華之禮樂忽拜鸛書曾微攀援之緣何自聽聞之

誤伏念某性徒是古學不前人

陳后山集學不前人
尋墜緒

之茫茫我之懷矣

進學解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
紹詩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注懷安也

踵常途之役役誰者念之

進學解踵常途之役役
編以盜竊注促促諸本多作

役坐違汗漫之期

淮南子若士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遂逐侏儒之飽東方

朔傳休儒飽主簿四十亦知鄧禹之笑人仇覽傳覽少欲死詳見前為書生淳默

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台補吏選為蒲亭長暮年稱大化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間覽以德化人署為

主簿南齊書王融傳為爾公車三千豈乏鄭莊之薦士

竄竄鄧禹笑人詳見前

史記滑稽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注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漢書鄭當時字莊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

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其名哉

未有不求而得者曹植與吳

質書夫求而不得者有之吾非惡此而逃之韓文大丈

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

夫之過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馬失之瘦士失

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之貧其來已久

史記滑稽傳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者失之瘦

相士者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牂生於突鶉生於突彼各有由

莊子吾未嘗為

牧而牂生於突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注牂牝羊也與西南隅未地突東南隅鶉火地

甘心妄校

尉之行間

李廣傳諸妄校尉已下注妄猶凡也吳王濞傳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師古

曰在行伍間

絕意諸貴人之門下

韓文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

忽繡斧

之問俗

漢書武帝紀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後漢書張綱傳遣八使循行風俗

如緇衣之好賢

禮記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察

之進旅之間寵以關陞之剡妄庸人耳顧稱履行之端

詳

見前謝衛參帥舉闕陞條

誦說云乎反謂詞章之典雅

見上一字

一字

已榮於華袞

見前

八音何有於爰居

八音謂履行端詳詞章典雅八字莊子昔

者海鳥止於魯郊魯君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注海鳥國語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又曰魯侯也東坡詩爰居非所養俯仰眩金奏其求士甚士之求公

公無愧古

東坡勤上人詩集序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十

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

不即人而人自即我我則覲顏

野王二老傳即

人者人亦即之東坡荅山谷書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伏

遇某官斂經濟才

舊唐書玄宗紀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裴度李晟神道碑有經邦濟世

者何其稠亦與吹噓惟今之謀人念不到此尚書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雖古之庸使何以加諸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

猶劣諸某敢不策不肖身為必報計馬價既增於三倍驢

技更勉於一鳴俱見前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國

士遇我報以國士惟既厥心

謝衛參帥涇特薦

周公還贄僅收三士之材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我大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

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

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
以定天下注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
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
贄曰吾夫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

毛遂備員

輒在一人之數

平原君傳趙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
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

人餘無可取者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
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
願君即以遂不求而獲曹植與吳質書夫求而不得者
備員而行矣

其得也榮竊惟范蜀公之封章七輩皆為名勝

宋史范鎮字景

仁成都華陽人累封蜀郡公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
輩補妹切說文若軍發車百兩為輩以車非聲廣韻等
輩按婁敬傳使者十輩韓安國傳漢使十輩
至梁傳介子傳三輩趙克國傳凡七十輩

呂文靖之

賓客三朝賴其儀刑

宋史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

殆勸相

國家之功

尚書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孔傳旁非一方美士曰彥

然主擇客客擇主亦各有宜

尚書旁招俊彥啓迪後人

然主擇客客擇主亦各有宜

馬援傳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故公求士士求公苦難相值

見上

條裴晉公於韓愈至公僅使之就閒

昌黎和裴晉公詩長愁典午非材職

得就閒官

歐陽子於聖俞素交乃忘於推薦

宋史文苑傳梅堯臣

字聖俞宣州宣城人工為詩錢惟演畱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歐陽公梅聖俞詩序聖俞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

縣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亦不果薦

況在疎賤何與品題某殖學多荒

賦姿不穎偶掇一科之底強為三釜之謀入墨出朱職

甚安於祭竈

俱見前

依紅汎綠夢不到於轅門

山谷詩夢不到漢東

又海南海北夢不到周禮掌舍設車宮轅門注王行上宿阻險之處則以車為陣相向為門穀梁傳置旂以為

轅門注轅門印車以轅表門項籍傳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餘見前

敢圖前茅

左傳前茅慮無

注楚以茅為旌識慮無慮備有無也如今軍行前有斥候

采及下菲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詳見前

迨今數月無補報於絲毫

韓文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

未始一言乞

躋攀於分寸

韓詩躋攀分寸不可上

小人屬饜而已非惡此而逃

之

左傳願以小人之心屬饜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饜足君子之心亦宜然韓文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大鈞塊北無垠果何修得此前見欲使塵埃

之吏

韓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進為館學之儲

太學六館

受德者

不待成身感知而已

柳文士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

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

盡己者謂之確論揣分謂何

舊唐書王珪傳太宗謂珪

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

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

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羣公亦各以為盡

已所懷謂之確論

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帥

前俱見

傳說之輔台德宜楫巨川

尚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君

陳之和厥中暫藩王室

尚書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又以

藩王室以和兄弟

式篤緇衣之好

見上

庸為夾袋之藏

庖史呂蒙正為

相諸子嘗云大人為相甚善但人言無能為公曰我誠無能但能用人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故令駕才亦玷鶚表某敢不激昂大

節

王章傳不自激昂如淳曰激昂抗揚之意師古曰仰讀曰仰仰頭為健揚雄傳激昂萬乘之主感刻

異知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固無是理國士遇我報以國

士請事斯言

見前

謝曾安撫

從龍

特薦

詳啓意時倅武岡權知軍

伏蒙鈞慈露章特薦者

何武傳所舉奏二千石長史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

已露章者欲使之知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宋史選舉志嘉泰二年命監司守臣舉十科政績所知自代露章列薦竝籍記審察任滿則取其舉數多有政績行誼者升擢之竊以儀曹論秀舊

累殊知

南史孔過好典故學為齊尚書儀曹郎唐授禮部郎制儀曹之任實藉文雄郎吏之選必資時

秀禮記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嘉定七年曾從龍知貢舉梅亭是年登第故云

帥閩舉能今叨亞選負留連之藻鑑

北史王晞傳晞詣晉祠賦詩曰日落

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盧思
道曰昨被召得無以魚鳥致怪耶晞曰昨晚陶然頗以

酒漿致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

辱根祇於朽株

鄒陽傳蟠木根祇又有人

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注根祇下本也

施重人輕感深言淺伏念某不

堪位置何足控搏

見前謝曾運使舉關陞條

少而恥有道之賤貧冒

焉干祿壯欲行所知之學問愚不適時今難望不龜之

封見第二卷末條耶爾監無蟹之郡

歸田錄宋初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既非宮

屬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者餘杭人常求補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則可至今以為口實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由貳

攝長無儋石之儲晏然揚雄傳雄家不過十金粗廉且

平信蠻貊之邦行矣漢宣帝紀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初無詞藻何有聲

名周公欺我哉還贄僅收於三士見上韓愈亦人耳願

忠宣後於百官韓文韓愈亦人耳彼傲宰相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又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

下其孰不願韓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濫吹其間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廉

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一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

而聽之梁書庾肩吾傳

懷鼠知慙濫竽自恥

循涯而懼任昉牋顧已循涯實

揣涯分實

覲心顏茲蓋伏遇某官爽邦良弼

尚書爽邦由哲又

命世元臣

前見暫勤分竹於武安

杜詩幾分漢庭竹潭州

武安軍節度使宋湖南安撫司

共後聽麻於文德玉堂

治所在焉曾蓋時為湖南安撫

凡鎖院文臣職事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

在惟輪參政一員押麻董已記云東京有蔡侯紙即倫

也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麻紙故網名網紙初學記以

生布作紙絲縋如麻故名麻紙宋文德殿即文明殿雍

熙元年改名文德淳化中張洎奏今之文德殿即唐之

宣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

居天冊拜對四夷君曉行夜醉已開南嶽之雲杜詩夜

長試制舉人皆在此

醉長沙

四六標準

毛

酒曉行湘水春東坡集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宋朱弁風月堂詩話云昌黎謁衡岳詩
云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潛心默禱若有
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
空東坡廟碑即取此詩也其議論雄偉讀者甘竦或謂
坡取此似傷于太易余曰三百篇詩中有婦人女子自
言志者仲尼不刪去以垂訓後世乃獨疑坡之於退之
乎況坡所閱文字過眼無遺他人不過蓄為詩料坡乃
取之作大碑板以暮捲朝飛又作西山之雨王勃詩盡
棟朝飛南
為議論尤不可及

浦雲朱簾暮
捲西山雨

雖自湖入海是亦東歸之兆

詩我東
曰歸

然望

魁與台亟還北落之樞

魁四星為璇璣三台六星兩兩
而居一曰天柱史記天官書北

落師門一星在羽林南北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
此也漢天文志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

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戌旁一大
星北落北落若微止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
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晉天
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南落者天之藩落也師門
軍門也主非常以備兵李太白司馬將軍
歌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庶不戰可屈

於人兵

孫子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
兵善之善也法言狙詐家曰但詐之計不戰而

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
兵堯舜也需項漸祿堯舜乎

見用儒無敵於天下法

如用真儒無敵于天下

一莊荒甚亦思向花木之陽

唐餘錄崔羣
自中書舍人

知舉歸其妻李氏勸樹莊田為子孫業羣笑曰予有美
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
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
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

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即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餘見前半刺芬然

詎意入蘋蘩之薦庾亮答郭豫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維昔武侯之一表實同說命之三篇東坡樂全先生文集序諸葛孔明不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理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

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也昔焉推向寵之淑均繼則舉費

禕之忠實武侯出師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陸

下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今以二難并之美滕王閣序

難併於一不肖之身韓文忽忘身之不肖自視猷然公

言過矣然士固伸於知己則聽宣待於成身

俱見前

諸侯

薦人與之諸侯久無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當厲乃

心某敢不剗礪鈍頑

剗楚限切通作剗廣韻削也礪楚兩切或作顗說文礪垢瓦石韓文

滌濯剗礪磨藏瑕垢

鞭磨慵惰號門生而不知恩者非人也詎敢

弭忘

柳文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詩心之憂矣不可弭忘王僧孺傳思子為勞未能忘弭

舊唐書郭子儀傳悼之流涕曷可弭忘唐德宗段太尉紀功碑行路興悲懦夫增氣矧予之懷其可弭忘視

匹夫不獲其所者若推之更祈終惠其為感槩

郭解傳陰賊感

槩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吳都賦俗有感槩之風

罔既鋪茶

文選桑麻鋪茶注茶與紛

通盛貌

謝林寺丞行知特薦

素鞞御祥夢空懷於故宇

鞞壁吉切說文鞞也所以蔽前以韋為之古者席地而坐

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禮記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玄端服之鞞也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

以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玄裳黃裳雜裳也服皆素鞞儀禮士冠禮笠于廟門主人玄

冠朝服緇帶素繡衣薦士選猶及於陳人
鞞即位於門東
莊子人而無

陳睽離恍隔於累年
韓詩與子昔睽離嗟余苦也剝
屯蹇既濱於九死

文選紛屯遭與蹇連兮又雖九死
具猶未悔睽離屯蹇用四卦名
廼蒙記憶
北史陳元康傳神武

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
尚送吹噓杜詩惟待吹始而

驚疑終則慙懼人棄而已獨取此心定異於常情史記貨殖

傳人棄我取今無而古則聞茲事實關於世道非言可

謝於禮敢違伏念某命固不猶詩寔命材亦無似禮記

雖無似湘濱憔悴安得自高漁父篇屈原既放遊于江潭

士安得獨自蜀道嘻噫固為親屈戲休宜切通作戲李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

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薄之

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

可測往日之喜

乃為親屈也

彼蒼有罰詩彼蒼者天爾雅穹蒼蒼天也春為蒼天注萬物蒼蒼然

生莫白此心棘人樂樂勞心忉忉幸而終制

詩庶見素冠兮棘人

樂樂勞心忉忉分博音團注棘急也樂樂瘠貌詩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注憂勞也忉音刀正義曰以言勞心故

云憂達官紛紛諸公衮衮誰寔恤孤

杜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

獨冷甲第紛紛厭梁忽聞一節之趨

禮記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

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常及十夫

之獻尚書民獻漫令廁九人之後才難不其然

廁間也柳詩才

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山谷至謂冠一路之賢吾斯未

詩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能信豈固察驪黃之外

詩有驪有黃毛傳純墨曰驪黃驛曰黃列子秦穆公使九方皋

求馬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取之牡而驪伯樂曰皋憐其所觀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困牛阜之同

鄒陽傳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師古曰阜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

歷曰阜阜在阜反

人謂斯何

韓文昔者人謂斯何

公言過矣舊游門下既

已玷一株之桃

談叢王冷然上裴耀卿書拾遺補闕寧有種子僕不佞亦相公一株之桃李也

今去籠中乃猶取三年之艾

舊唐書元行冲傳嘗謂狄仁傑曰門下賓客堪充者

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乃笑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恩淪於髓

漢書淪肌

愧溢其肝茲蓋伏遇某官德與春和氣如秋杳

杜詩司徒

清鑒懸明鏡尚
書氣與秋天香

方淳熙之雜然竝進固不乏於時才

淳熙

宋孝宗
年號

惟簡肅之老而愈剛實見稱於聖主

宋史林栗字黃中福

州福清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歷官兵部侍郎以論朱熹罷知泉州卒謚簡肅栗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憤遂至詆毀名儒廢絕師教雖疇昔議論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今賢者識其

大者蓋有之是以似之

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注似嗣也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此二德我先人竝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

不

然再轉而為丞

韓文再轉而為丞茲邑

誰能三已而無愠徧持使

蕩

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注謂為玉器盛節一曰畫函疏云其函猶是蕩但以英華有畫意故更曰畫函也

始入郎闈君不行兮夷猶

九歌君不行兮夷猶塞誰畱兮中州羌難得而

覲縷

離騷卷中道而改路羌楚人發語辭猶言何為也左思吳都賦斯實神妙之饗象嗟難得而覲縷爾

梁吳

筠移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覲縷也覲縷次第也言難知其次第也廣帥之重唐制

已然

韓文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嶺南節度為大府若

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上

弄印以選賢

趙堯傳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皇甫冉詩位重登壇後

恩深弄印時

公間命而就道

新唐書郭子儀傳贊朝間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

何恙

弗已

公孫弘傳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于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

復初也 盡興則歸 王徽之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

逵時在剡便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得之傳聞似恐昔疾而今愈恬於出處豈非人醉而我

醒然天下之所少者非才則海濱之來歸者有日勸相

我國

尚書用勸相我國

家謹簡乃僚

尚書慎簡乃僚

勉令進進不已之人

皆動于然來之意

韓文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

某敢

不請事斯語力勉其頑德不待於成身豈知敘柳河東

之感

見前謝鄒運使舉狀條

士固伸於知己自當發韓昌黎之狂

韓文荅崔立之書士固信于知
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謝瀘帥楊尚書

汝明○瀘州為古巴國地梁置瀘
州取瀘川為名隋析富義縣置瀘

川為瀘州治後置郡仍縣號唐復瀘州後改瀘川
郡後復瀘州宋因之宣和初置瀘川軍節度景定
初為元所取尋收復改江安州徙治江之南楊汝
明眉州青神人舉進士為成都府觀察推官時吳
曦叛汝明不受逆曦之招及曦平宣諭使吳
玠以聞遂召汝明入補官累遣工部尚書

屬城受察已感此身

北山移文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韓文受容受察左傳大官大邑

身之庇也任助
集庇身有地

帥閩簡僚更叨舉皆

董仲舒傳子大
夫褒然為舉首得

固榮於券外

莊子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
注券分也夫行于分內者行不由于名期

費有益無益期於損己以為物也愧有玷於牘端嘗觀

山谷詩人生但安樂

史記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頗考五

人之名數齊王為都之知罪惟孔距心獻子取友之難

忘必樂正子使下駟或當於上駟

史記孫臏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有上中下鞏謂

田忌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

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鞏畢而

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則後魚或謂於前

魚

史記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千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前

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矣間臣之得幸于王也畢蹇裳而趨

王矣亦覆臣之所棄前魚也

矧某不才舉世所鄙坐力田之傷地脉

迄不逢年

史記佞幸傳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列女傳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遇國

卿蒙恬傳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

欲養生以息天黥未能絕粒

莊子庸詎知夫

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任昉述異記荀環字叔偉潛修卻粒

得郡豈

嫌於如斗

南史宗慤為豫州典籤多所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

臨蹊田適值於奪牛

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

罰已有土此有財貧於近監改邑不改井窮乃無錐易

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傳燈錄香巖頌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華陽

國志瀘州土地雖迫山川
特美鹽井魚池一郡豐沃

不幸千里之旱可哀竟無斗

升之水以活

莊子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詳見前

蒙袂弗勝其質質

禮記

有餓者蒙袂輯履質質然來

納溝寢覺其纍纍

石顯傳印何纍纍師古曰纍纍重積也

抹火暇問丈人只得焦頭而爛額

高五王傳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

救火乎霍光傳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

無麵欲為巧婦但知剗肉

以醫瘡

陳后山詩巧手莫為無麵餅誰能留渴待遠井聶夷中詩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陳後山詩

昔日剗瘡

思飢實自於已飢忍痛難思於方痛

韓文今

今補肉
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

非惡其聲也實關鄉人孺子之

心何誕之節兮固賴方伯連帥之惠

誕音單詩旄丘之萬兮何誕之節兮

注誕潤也言旄丘之葛兮何為潤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何為使之連屬亦當憂患相及禮記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膝蜂腰尚未全復

南史齊陸厥傳沈約用以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此借用

牛

搜馬勃何足兼收

韓文牛搜馬勃俱收並蓄

茲蓋伏遇某官德與春

融氣如秋杳

杜詩尚書氣與秋天杳

閭闔之開黃道夙高北闕之

星辰

杜詩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

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馬是則以北闕為正門也

斧鉞之下青冥暫

養南山之霧雨

杜詩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列女傳陶答子相陶

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間南山有玄豹霧雨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且至矣謝朓詩雖無玄豹姿且隱南山霧 七年可即

戎矣九罍以公歸兮

詩序九罍美周公也詩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箋云願以衮

衣封公于此無 觀察急於賦刺史私於民洞知委折

韓文

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觀察使不急于其賦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今日飲者恩來日按者法未

忍舉行

蘇章傳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曰今日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閔其存活數千之羸

說文羸瘦也禮記注羸憊貌東坡詩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寵以治平第一之薦賈

傳河南守吳公治然飢饉札瘥之甫定熙洽謂何札側平為天下第一

周禮司關山札注謂疾疫死也國語天札瘥昏注疫死曰札瘥才何切爾雅病也杜預曰小疫曰瘥大疫曰

札且文詞學問之久荒博深安在尚書拔十得五矣選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蜀志龐統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而

惡人多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新唐書趙憬傳拔十得五賢愚猶

半李絳傳古人言拔孝廉聞一知幾耶左雄傳雄請孝十得五猶得其半

不得察舉廣陵徐淑年未及舉臺郎詰之答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以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

德不待於成身士固伸於知

已

前某敢不懲羹吹沸

楚辭懲於羹而吹鑿兮何不變於此志也傳奕傳懲沸羹者吹

冷鑿傷弓之鳥驚曲木

求牧與芻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無使飢餓

於吾土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忘佩服於斯言銜荷惟深戴宣罔既

代謝衛參帥

涇

浮食畫墁又占芙蓉之幕

禮記君子與其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四六集營開

楊柳幕展芙蓉李文饒詩芙蓉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

客暫依劉夢得詩歸路芙蓉幕敬裁小子狂簡之章少謝大鈞塊

門飛章言邕餘見前

北之賜見伏念某地寒無狹而寒不別錄鄒衍在燕地美

元典傳地寒不天巧亦慳韓詩文字窺天命良復慳又若

與士齒詳見前

人富天巧又似亦費天巧又嘲笑破天慳李詩披膽落

豁露天慳王介甫詩不恤我躬瘁乃歎天澤慳

宵廬莫繼忠宣之衣鉢蘇武傳賜武馬畜服匿宵廬揚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宵廬卧師古曰其形宵隆故曰宵

廬洪皓傳皓字光弼番陽人少有奇節登政和四年進

士假禮部尚書使金不屈流遞冷山留北中凡十五年

忠義之聲聞於天下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卒謚忠宣

力扛洪鼎又慙文惠之箕裘

洪法言力有扛洪鼎揭華旗

也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名滿天下迺以文學間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

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徒藉義方左傳石碣

月罷政家居十有六年卒謚文惠韓文挂名經端韻

子教之獲沾世祿雖幸挂名於秋賦文選使名挂史筆

會貢士曰賦晁錯傳以臣充賦猶民歸賦未能得雋於

於縣官故曰上以正取謂之賦互見前春闈左傳得雋曰克又以中雋也元稹詩競走牆前稀

塞斷浮華衆路岐蒯希逸詩一振槃旋州縣之勞蔡邕

聲華入紫微三開泰鏡照春闈槃旋乎周孔之庭宇祇慄簡書之畏偶終墨綬見前獲近

韓文隱者之所盤旋

碧幢

方干詩問津求拜碧油幢歐陽詹詩十萬兵車擁碧油

適泰階六符之光擁

元戎十乘之寄

俱見前

生匠石之園長伯樂之廐固可卜

其終身

韓文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

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

肩復自憐其凡骨

郭璞遊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聊

作斗升之活敢希分寸之攀

俱見前

況西山行地之仙有

八百輩

許真君傳真君留識云吾仙去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

師出于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

而旌陽同日之舉僅

十二人

十二真君傳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

蜀旌陽令以晉室恭亂棄官東歸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上昇與同昇十二弟子作勸戒詩十首以遺世真君升龍車命弟子陳勳時荷冊前導周廣曾亨驂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郭侍從仙眷四十二人同時白日拔宅上昇鷄犬亦從不應妄庸見前亦預推薦茲

蓋伏遇某官三朝元老

詩方叔元老

四海真儒

法言魯不用真儒故也如

用真儒無

敢于天下魁下兩星付榮進於素定

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

名曰三能餘見第胸中五色補造化而不言

山谷詩公

一卷上曾樞密條

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李

有胸中五

賀詩筆補造化天無功

左傳宋正

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是以餉余

要歷四方之維翰

詩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自洪移福辦香續派

於南豐

洪州有洪崖以洪崖先生居之隋文帝因以名州福州有福州郡國志上有神人裸身散髮人

見必有福唐因更閩州曰福州按曾南豐行狀為英宗實錄檢討官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

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由登入京夾道寄聲於司馬

登州古牟子國以文登山得名宋史司馬光傳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

廷厚自愛以活我司馬溫公行狀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

公無歸洛畱相天子活百姓閩閩休歌於來暮見吳儂

莫切於去思

東坡詩語音猶自帶吳儂何武傳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恩謝安傳在官無

當時譽去後
為人所思

陝而東陝而西方欲弘周召之化洛之南

洛之北務多收溫石之材

俱見前

包荒得尚于中行易包荒用

馮河得尚
於中行

采菲何嫌於下體

見前

致茲孤進亦累一陶

崔駰

傳坏治
一陶

某敢不退自激印

王章傳不自激印

勉圖報稱

孔光傳無以報

稱注稱
副也

滕王閣之合賓佐既辱異知

韓文滕王閣記其年九月公與監軍

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新唐書王勃傳勃道

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

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

見前

遂成
極散罷

翹材館之招賢人應無棄物

見前

代謝帥座

契家子弟謝合尖○五代史李崧傳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

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祖欲之議久不決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浮圖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按宋制薦舉限以五員以初薦為破白末薦為合尖亦云合顙

塵埃委吏夙依厦屋之萬間

杜詩安得廣造化全功遂厦千萬間

拜春風之一紙

楊誠齋求陳瑑薦書詩獨念東牀客猶沉左選曹春風半張紙立地作宜教

受知襍積

相如傳襍積縹緲豁谷張懷感輪囷陽衡思玄賦美襍積以酷烈兮

傳輪囷離奇注困音去輪反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韓詩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竊以山巨源

之念遺孤吾聞語矣

山濤傳濤字巨源少有器量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

遊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杜詩范雲堪作友嵇紹自不孤

柳子厚之記先

友誰實圖之

柳子厚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先君之所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今之世言交者以為

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

非遲遲於救死之八珍

韓詩救死具八珍不

如一簞藁

則淺淺於蘇枯之一溉

韓文蘇枯弱彊嵇康養生論夫為稼于湯

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東坡詩區區效一溉豈能

濟含生又一

有如念故人之子擢之於堯庫之中

禮記趙文

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成始成終不進不止

魏志荀令君之進善不進

不休宋書劉穆之為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以此稱於天下

韓文感恩則有之矣將以

稱於天下曰知

豈當求之今人

王衍傳武帝聞其名問王戎曰夷甫當今誰比

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

某窺管識卑

東方朔傳以亮

古管字三國志注庚申令曰議者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

歟之士治平賞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

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原乃魏武令中

挈瓶知小

左傳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

語故兩著之

為人不守器尚

司馬遷報任

知不以假人備太史牛馬之走終覺駕庸

公牛馬走走猶僕也謙言讀先人科斗之藏卒無象似

孔安國尚書序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昌黎科斗書後記愈事

董丞相幕府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

斗孝經愈實蓄之而不服學曾南豐詩深愧薄材無像

肖羗為貧而出仕羗發語辭窘將母之不遑詩王事靡

將養也倚門之望既深見第一卷上對床之歡亦廢韋

州示元真元常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東坡與子

由詩對牀欲作連宵話野客叢書云東坡詩蓋祖韋蘇

州然韋又有贈令狐士曹詩有秋簷滴滴對牀寢之句

則夜雨對牀亦可施於朋友白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

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至鄭

谷訪元秀上人詩云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元昉上人詩

云每思聞淨語夜雨對繩牀則夜雨對牀亦可施於
僧矣今人但用之於兄弟者以其經東坡拈出故可
驚爭食難舒捐者之懷烏鵲無依漸作歸歟之計俱見前

豈謂荆潭之裴垪

昌黎有荆潭唱和詩序注此謂裴垪
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倡和集

一卷作裴垪非

嘗求瀍穀之石洪

昌黎送石處士序御史大夫
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于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曰先生居瀍穀之
間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詞

總角

今憐其進拜於牀下

非古患切音慣本作非束髮貌詩
婉兮變兮總角非兮毛傳非幼稚

也箋云非然而稚正義云總聚其髮以為兩角非然兮
幼稚如此馬援傳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
答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大人奈何獨
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厥齒

長矣不應曳尾於途中

左傳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又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莊子楚

有神龜中筍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雷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潘尼龜賦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

假之寵靈

後漢書鄧騭傳寵靈顯赫

長其光價

唐文粹生其羽翼長其光

價韓詩光價豈止百倍過

遂從數月卒獲四章譬如為山實易虧於

一簣

尚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志在流水誰能寫之五絃

李詩愧非流水韻叨

入伯牙絃山谷詩當時朱絃寫心曲果在高山流水間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忽

逢公車之交

劉向傳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遂合浮圖之類

宋制改官限舉者五

員最後一章謂之合類

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聲

史記趙奢傳蘭相如曰括徒能

讀其父書不知變也司馬遷傳陵既生降墮其家聲梁任昉傳四子竝無術業墜其家聲兒事已癡

豈真明於吏治

傳咸傳生子癡了官事未易了也詳見前

伏讀八字足華

一生卵而翼之所謂如天之福我

左傳勝如卵予翼而長之資治通鑑上問

姚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對曰臣子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李義山集卵翼不自於他門頂踵實非其已物左傳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

顏之厚矣未知

何地以報公

尚書顏厚有忸怩詩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此蓋伏遇某官藩屏

重湖

南遷錄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阜隆起在青草湖下一湖之內中有此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

也重湖

準繩百吏塊扎播物大鈞運於無垠

前見追琢成章

小子至於有造

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

也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傳造為也鄭箋成人謂大夫士小子其弟子也

憐宣孟之無後

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成季謂趙衰宣孟謂趙盾也撫叔教

之如生

滑稽傳楚相孫叔敖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

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教之子也優孟即為教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教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裊華衮之一言器蟠木於萬乘

俱見前

遂令長往之興

後漢書逸民傳贊江湖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

亦入旁

招之儲重惟此恩將何以謝某敢不恪共爾位惟既厥

心我有二天已幸厠七十家之舉士更三日猶希與八

百吏之除

俱見前

代謝茶漕司

詳啓意其人姓晏名大正蓋晏殊之後

需次糟丘敢圖內舉

李詩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又此江若變作春酒

壘麴便作糟丘臺左傳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

贅負油幕使效裏言

左傳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

昉茲服役之初

昉音傲公羊傳昉於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

敢

廢脩詞之敬

易脩詞立其誠

竊惟中興重藩宣之寄

詩序丞民尹吉甫美

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漢宣帝紀贊可謂中興德侔殷宗周宣矣光武紀孝宣帝化致升平稱為中興

後漢書光武受命中興丙吉傳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蘇武傳明著中興輔佐趙充國傳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循吏傳序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韋玄成傳荆
蠻來威故稱中興劉歆傳武帝單于守藩百蠻服從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匈奴傳四夷賓服稱為中興王
導傳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荀崧傳元帝天縱聖哲光啓
中興祖逖傳士雅叶迹中興克復九州之半唐蔣義傳
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光武是也郭子儀傳中興
之功日月可冀杜詩今朝漢社稷重數中
與年注中竹仲反又百年垂死中興時

故於機事置

書局之官

中興會要國朝安撫司其屬有勾管機宜文
字建炎初新置主管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

字各一員紹興四年詔書寫機宜文字除係事干機密
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俸給京官依通判選人依簽判

當建炎羽檄之交實許陪於贊畫

宋高祖即位改元建
炎漢高帝紀羽檄徵

天下兵息夫躬傳羽檄重迹而狎至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挿

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露檄挿羽迨紹興韃橐而後始無預於文

移建炎五年改元紹興樂記包以虎皮名曰韃橐鄭玄注甲兵之衣曰橐其字或作建韃史記車甲張而藏

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芑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韃橐王肅曰所以能橐干戈而不復用

者將率之力也故建以雖曰閒曹唐詩閒曹猶得然亦為諸侯謂之建橐也

異數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某者志雖自好學未知方為箕為

裘亦自勉家傳之業前見不狩不獵居然承世祿之恩詩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未敢荒筆硯之耕唐王勃所至請

為文人謂古織而衣筆耕而食

然已負懷繡之愧

韓詩簪笏自懷繡

一行作吏

甚安莞庫之卑

嵇康傳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餘見前

萬里侍親忽有從軍

之命

淮南王傳丁壯從軍傅介子傳以從軍為官

猥容浮食

禮記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

寧使人浮于食

使典內籌幸若出於天然恐有為之地者

俱見前

恭惟某官氣質凝遠

新唐書宋璟傳環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風調浚明黃

鍾為宮散作人間之和氣

律歷志問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史記律中黃鍾白虎通

黃鍾中和之氣言陽氣于黃泉之下動養萬物

大玉不琢中藏天下之至文

禮記

大圭不琢山谷詩

肯為入蜀之星實卜守吳之歲周爰

天球不琢中粹和

咨度暫煩四牡之馳

俱見前

薄言旋歸即護六飛之馭

詩執

訊獲魄薄言還歸還音旋文帝紀帝躬御六飛親至凡譚袁盎傳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注六馬之疾若飛也

叨氣類

文選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例沐吹噓致令疵賤之蹤

范雲詩物情棄

疵

獲隸走趨之數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

並見前詩

禮間於過庭敬脩可願

尚書敬脩其可願

孝友施於有政增益

未能

代謝茶使與合尖

以下徽本分作第三卷今依家藏本及鄢陵劉氏本併歸二卷

綴玉鈴之冷幕已迫踐更

鈴其淹切兵鈴以閑房神府以備非常後漢書方術傳鈴

決之符注云兵法有五鈴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則鈴符皆兵家所用李靖有兵鈴新書一卷隋志有太公陰符鈴錄一卷宋有景德虎鈴經王勃太公贊豹韜攘惡龍鈴辟邪六一居士詩符略縱橫飛金節之薦玉偶成合穎周禮凡邦國之使節輕玉鈴

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金為節鑄功莫崇於引重龍虎人之象柳文幢牙茸麤金節析羽

灌夫傳兩人惠莫大於成終消吉日以修詞漢禮樂志相為引重

注消除也除惡選取美成者也宋祖廟順下風而請謝歌錄時消日詩吉日維戊又吉日庚午

莊子黃帝順下風滕行而進左傳羣竊惟選舉既弊授臣敢在下風鄒陽傳竊高下風之行

受俱難相易則從之輕已發蘇老泉之歎用決者恨其

早可考黃山谷之詩

山谷詩用智常恨髦用決常恨早推轂天下士誠心要傾倒海宇日

清明廟堂勤洒掃何為陳師道白髮三徑草

君驕士而士亦驕君主擇客而

客或擇主故達官多寡助之恨而志士無苟合之期

諸葛

豐傳苟合取容

兩不相逢一至此極況如大正可謂小知緬思

舊學之碑有慙元獻

宋史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舉神童賜同進士出身仁宗朝

宰相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不傍貴人之户卻似小山

晏幾道字叔原有小

山詞一卷山谷序之曰叔原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飢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百人負之而不恨已

信人終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癡也至其樂府可謂俠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若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

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耽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第恐荒簪笏之家

陳子昂集屈富貴於未免厲布韋之業賈山傳布衣韋佩之士蘼沉冥雜薛蘿於簪笏

鹽十載於太學僅竊末科韓文太學四年朝蘼薤鹽草茅一介之狂

言幾投大繆馬周傳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范滂傳今之循善身陷大繆莊子為世大繆甫

息浮湘之柰冒隨諭蜀之車司馬相如傳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

上錄錄無奇安有幕中之辯漢書蕭曹傳贊錄錄未有奇節韓文幕中之辯人反

以汝為叛沾沾自喜若為席上之珍實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師古曰沾沾輕薄也

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偶蒙諸臺共剡乘矢

法言奏不剡繫辭剡木為矢言有四

薦為山九仞極知一簣之虧前見撞鐘千鈞此豈寸莛之力

莛音亭說文枝莛也魏志萬石之鐘不以寸莛起音誰其從史韻會通勸也方

欲喜怒而旁人說者謂之懲慙或作史衡山王傳日夜縱史如淳曰縱才勇切史讀作勇師古曰獎勸亦或作

容辱此吹噓樂莫樂兮相知何敢急於自衒屈原九歌樂莫樂兮

新相知東方朔傳自衒衒者以千數梅福傳赴闕庭自衒衒者不可勝數史選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遲之遲而又久諒欲察其所安禮記賓年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則既聞命矣敢問好不改於緇衣裏果踰於華袞並見

前退惟內樸反稱凝重之姿正愧中乾何取純深之學

左傳外彊中乾殆假點晴之筆水衡記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晴

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因點天俾舐換骨之丹列

傳淮南王仙去餘藥器置在中庭鷄犬舐啄之盡得昇仙

天歐陽永叔詩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山骨無仙丹人訝其通籍之階宜淹而速元帝紀得為

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尺作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陳湯傳宜以時解懸

通籍孟康曰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魏相傳霍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

有名籍恣自恐負親民之計雖寵若驚老子寵辱若驚此蓋伏

遇某官風鑒精明

袁宏傳風鑒散朗或搜或引王導傳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陸機傳贊風鑒

登爽神情俊邁

天機沉邃

淮南子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晉書郭

文傳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

逶遲芑相蓋周道之端歸

詩肅肅鵠羽集于芑相王

事靡監不能載稷黍

蔽芾甘棠殆召公之是似

詩蔽芾甘棠又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峻東壁圖書之領

晉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李泌傳月蝕東壁

祕曰東壁圖書之府吾以宰相并學士當之矣

專西秦權牧之司

提舉秦州茶馬相馬

舉肥恐小駟有足乘之理

宋玉九辯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左傳乘

小駟鄭人也小駟馬名鄭國所獻

煎茶有味思大匠無可棄之材

山谷煎茶

賦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嚙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畧以為茶馬提舉所薦故以茶馬為喻欲令轅下之駒漫備籠中之物故雖弄

印迄使在鎔某敢不謹佩此恩力鞭其鈍公車薦士諒不收私報之情直道事人持此答曲成之造

竝見前

代董侍郎謝史丞相

詳啟意蓋代董居誼

六年百謫託大造以全生

陳遵傳故事有百適者斥注適讀曰謫左傳秦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大造于秦也

一旦異恩錄微勞而贖過

劉向說苑主有超異之恩則臣

必死以復之

盡復官階之舊仍沾祠廩之新毫髮不出於他

人

李義山集卯翼不自於他門頂踵實非其已物

頂踵皆歸於化地

任彦昇集自頂至踵

功歸造化

伏念某素無操挾積有僥逾州縣常才既蹤從甘

泉之橐

揚雄傳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可一曰從法駕也趙充國傳安世待橐

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

藩垣重寄更溢分益部

之符

李卻傳使者二人當到益部

指心願報於寵光

蜀志徐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詩為龍為光傳龍寵也疏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

揣

力終牽於分量體廟謨安靜之意何敢勤兵

光武紀明

承宣司減汰之餘又難增戍然畫地而守之策

孫子虛實篇我

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非其所之也
後漢書荀彧傳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注言畫
地作限隔也鄒陽亦無日不討諸人會殘息欲竄身於
傳畫地而不敢犯

三秦

韓信傳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項羽三分關中立秦
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

翳為翟王都高
奴是為三秦

聚重兵專垂涎於四蜀

賈誼新書垂涎
相告也蜀黔漢

為四

計我師之籍無八萬人分邊面之屯幾二千里

宋隆

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功賞辭氣不平謂
朝廷推賞一次輕如一次賀正色云只為邊面一次近
如一次武

上藉朝廷之威德下憑將士之忠誠首殄渠

臣無辭

魁既奏阜郊之一鼓

尚書鐵厥渠魁阜郊堡在天水軍
天水縣四十里去秦州二十里左

傳一鼓
作氣

既殲羣醜不遺蟠冢之隻輪

詩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穀梁傳匹馬

踣輪無反者注踣輪一隻之輪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匹馬一馬也隻踣也皆喻盡潘岳西征賦曾隻輪

之不反綵三師以濟河

偶興元偏帥殞於挑兵

左傳三次及於事而帥偏師言非全

軍致散關諸卒潰而延敵

陸儼山知命錄大散關在寶雞南二十里和尚原在焉山

自西來即秦嶺一支不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方輿勝覽云大散關在沔州梁泉縣係極邊為秦

蜀要路按漢高帝引兵從固道敗章邯於陳倉諸葛出散關圍陳倉曹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後魏尉遲迴

自散關伐蜀後唐郭崇韜入散關趨秦州李義山詩散關入散關後周王璟出兵自散關趨秦州李義山詩散關

三尺雪回夢舊鴛機今按後漢書延岑引北入散關注在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勝覽失引一統志大散關

在今寶雞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宋史寧宗開禧
二年十二月金人破大散關三年夏四月四川忠義人
復大散關尋復破嘉定元年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十年
十二月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金人據之十一年二月
金人焚關雖在韋臯去鎮之後韓文疆外之險莫過蜀土
大散關雖在韋臯去鎮之後韓文疆外之險莫過蜀土
于牙不難逃孔明貶職之辜謝蜀志街亭之敗我馬謖以
敢吐口難逃孔明貶職之辜謝蜀志街亭之敗我馬謖以
竊非據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投
關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投
界囚山甘作浯溪之老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
吳柳河東囚山賦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嗥予胡井管
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匪兇吾為桺兮非豕吾為牢
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浯溪
在今永州祁陽縣南五里流入湘江唐元結自道州歸

愛其山水因家焉宋陳衍云元氏始命之意因水以為
語溪因山以為崕山作室以為唐室三吾之稱我所自
也制字從水從山從广我攬而有也
者之目皆自吾焉我所攬而有也
適逢沛澤遂叨汝

水之歸

汝水在臨川東北六里謝靈運集序瀕汝水以為城

茲遇飛龍之御天

飛

龍在天又時乘六龍以御天

曲念病駒之屬地

柳河東起廢答中廐病顙之駒以其病不

得齒他馬食亦棄異早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

錄其尺寸跼許復

於鴈門

孔光傳卒無尺寸之效跼音歌說文一足也方言梁楚之間物體不具者謂之跼雍梁之間獸

支體不具者謂之跼門守坐事廢後復為都尉故云活以斗

升涸足蘇於鮒轍

見

孰主張是

莊子孰主張是孰維綱是

遂濟登茲

韓文上勤下順遂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筵霍光傳將濟登茲不亦休乎

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周禮夏后氏太室殷人重

屋周人明堂度有九尺之筵禮記疏明堂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東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網

維八極淮南子廓四方析八極注八極之廣東西二億理志八紘之外名為八極

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談笑洗咸池之日新唐書狄仁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

虞淵洗光咸從容封函谷之泥隗囂傳囂將王元以為池詳見前

專心內事遂說囂曰今天水完固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

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梁博陸之益戶戴嵩從軍行當今函谷上惟見一丸泥

萬七千詎足報伊周之烈

霍光傳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

萬戶贊曰光以結髮內侍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如此汾陽之書考二

十四自應徧齊晉之功

新唐書郭子儀傳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贊曰子儀完名高節爛

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徧

方藏疾以匿瑕

左傳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務厲

世而磨鈍

梅福傳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復其官為子孫

之計見此恩乃父母之心某敢不仰佩殊私益磨晚節

鄒陽傳晚節末路石顯傳元帝紀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顏真卿傳晚節偃蹇

誘我松

桂未敢勒北山之移

孔稚圭北山移文誘我松桂欺我雲壑

收之桑榆庶

幾補東隅之失

馮異傳異大破赤眉於崤底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卒勞苦始雖垂翅回

谿終能奮翼浞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代陳帥機

元勳

謝衛參帥

涇

細書成文蒐實材於公舉

後漢書循吏傳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

文大鈞播物挈冗吏以名聞雖嘗備於使令初無堪於

選錄況受及瓜之代難徼采菲之恩

竝見前

不謂三人之

占

尚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傳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竝卜

乃使匹夫之被一陶

異甚前再省瞿然

瞿權俱切說文鷹隼之視也徐曰驚視貌禮記曾子問之瞿然又瞿瞿如

有求而弗得疏眼目速瞻之貌又視容瞿瞿疏驚遽之貌

伏念某頑疎之資浮沉

於世

游俠傳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世說顧劭問龐士元吾與子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

浮沉

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塵容俗狀果何有於

詳華

文選抗塵容而走俗狀

綿力薄材豈真能於強濟

嚴助傳越人綿力薄

材不能

門蔭只宜於平進

晉書范弘之傳階門蔭屢陸戰

以平進後周劉瑤欲立邊功不樂隨牒平進南史蔡興宗傳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新唐書選舉志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唐孫綮北里志序多膏梁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南史王濤傳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

閭僚自合其宣勞粗奉文書無可言之功狀

史記鯨之治水無狀
索隱曰言無功狀

非有方略難曲盡於事宜

霍去病傳上嘗

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趙充國傳上問
度羗虜何如充國曰千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薛宣傳下至財是直常鱗凡介之匹
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儔

韓文天記之漬大江之漬曰有怪物
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何計乘鴈雙鳬

之多少

揚雄傳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
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

矧入幕之日

淺而歸袖之風披

韓詩寧當不俟
報歸袖風披披

三匝徬徨不識捲簾

之意一封覲縷忽聞推轂之言

俱見前

得之駭然望不及

此

文選臣之始望尚未至是溫
庭筠啓榮非始圖事過初望

既非請益而得是為特

達之知公求士甚士求公久無是事

俱見前

子生孫孫復

生子難報此恩

列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

此蓋

伏遇某官直大而方

東坡格直大方廣博而良

清和且任與人不

求備斯心即孔孟之心

尚書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乃言底可行所

論合禹臯之論

尚書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暫甘棠之美

召

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公之教明於南國

即淇澳之相周

詩序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

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雖俊乂始入於旁招而

巧拙或容於雜進

俱見前

遂令遜尾之客

易遜尾厲勿用有攸往正義云

為遜之尾最

亦入需頭之章

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

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表者不需頭蔡君謨詩禁林京兆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楊升菴丹鉛續錄云獨斷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待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楊萬里知筠州謝表云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出於自擇需章字用獨斷語也然君謨在誠齋之前已先用其語升菴豈偶未見耶

某敢不銘刻鴻私鞭磨

駑鈍藉使百無逢於世亦有一回顧之榮指心圖稱於

品題前騰口難論於報效

易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然稱於天下曰

知己今者非耶

韓文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使遇以國

士報衆人天厭之矣

見前

代章監倉謝衛安撫

琢

下士代耕之祿僅守積倉上臣事君以人忽騰薦積

荀子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憐其出身於幽谷

詩出自幽谷還于喬木

使之陟彼乎高岡

詩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愧在盧前

舊唐書文苑傳楊炯與王

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

議者亦感從隗始

孟郊詩受恩慙始隗王安竊以管庫

七十家之舉古道久衰

見前

法筵第一義之觀今間尤聳

言行錄崇政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
蘇軾在邇英戲之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
不言退謂范祖禹曰若解不獲當以楊畏為首時畏在
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武帝問達磨如
何是聖諦第一義答云廓然無聖
杜詩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有嚴十乘

詩元戎所

部九州鳳翼龍鱗孰不希於攀援

法言攀龍鱗附鳳翼
與以揚之勃勃乎其

不可牛溲馬勃皆有望於蓄藏

見前

及下車之云初

李白與韓

荊州書昔王子師為豫章未下車
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

乃推轂於綦賤

綦音極

也荀子其為銜戢

陶詩銜戢知何謝
實報以相貽說文

藏聚

實倍等夷

張良傳諸將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
也言故時皆齊等杜詩清襟照等夷

伏念某質窳無奇材卑莫抗服箱以走渠憐滿脰之黃

鍾

詩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柳河東牛賦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骨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自種自斂服箱

以

走按劍無因誰肯先容於白壁

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人於道路

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強折腰於為米

陶潛傳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

事鄉里小兒即

真眯目於簸糠

莊子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詳見前

今蒙需

章

見上條

可使升秩

需升卦名

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傳兒事

已癡豈真堪於世用一字之褒已過

俱見前

兩喜之溢何

多

莊子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

書帥與人不求備收毛髮絲粟之微嘉善矜不能無絲

麻菅蒯之間

俱見前

有如碩頤

陳平傳士之碩頤嗜利無恥者注頤讀曰鈍頤鈍謂

無廉隅

嘗辱甄陶九罭之魚鱗魴即遙歸於周室

詩九罭之魚鱗

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千里之馬騏驥會交獻於燕庭

某敢不增所未能修其可願嘗為委吏已蒙葑菲之收

竝見前

寘彼周行尚幸蒹葭之采

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又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代趙撫屬

汝謂

謝衛安撫合尖

溝水流行久汙芙蓉之幕

李商隱詩桃李蹊空久芙蓉客暫依劉夢得詩歸路芙蓉

府離堂玳瑁筵南史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詳見前

岸花飛送暫違桃李之

蹊

杜詩岸花飛送酒牆燕語留人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重感眷留倍深銜戀

更裁四六少謝萬分伏念某再省妄庸一何僥倖當大

參政十乘啓行之日適小丈夫三年垂滿之時惟其樂

莫樂兮相知是以遲之遲而又久敷施翕受更無假於

先容

俱見前

前輓後推又不遺於餘力

左傳或推之或輓之史記平原君傳

秦之攻我也

居然穿縞之末

詩居然生子韓安國傳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注

曲阜善作縞尤為輕緩故曰魯縞

迄成合穎之謀

見前

感溢瓶壘

詩瓶之聲矣維

壘之恥韓詩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瓶與壘

功歸爐冶乃瞻衡宇情已迫

於欣奔

歸去來辭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及告油幢恩數勤於眄睐

釋名幢童

也其狀童童然也三朝志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綵拂八層黃綉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

制同金節韜以碧油名碧油幢方干詩問津求拜碧油幢任昉箋咳唾為恩眄睐成飾

謫將滿百

陳遵傳故事有百適者斥注適讀曰謫

辭不免多

易躁人之辭多

今蒙慨然允為

幸甚鯤鵬水擊强希萬里之圖

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是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烏鵲

月明深結一枝之戀

見前

恭惟某官東郊道洽

尚書命畢公保釐東

郊又道洽政治

西陝化成

公羊傳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展長沙萬里之平民

無遺便

見前

對宣室半夜之問王曰端歸

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問鬼神

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詩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凡今日毛髮絲粟之

材見前皆他時樽櫨侏儒之用

韓文樽櫨侏儒樽音薄櫨音盧三者皆屋之短柱樽

一名枿櫨一名枿欲作大釣之問

見前

又虞小器之盈

文選小器

易盈先取況頓

敢陳攄謝之辭

攄抽居切博雅舒也又摘也

更致依投之悃

常擬報一飯奈何回首於南山

杜詩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

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
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可以觀四方自此馳神

於東閣

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謂雲曰在田野
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

乃欲相吏耶
宣不敢復言

代趙撫屬

汝謂

上提刑

此篇自巫蒙推轂以下薇
本舛錯今依劉本改正

油幕綴員漸迫終更之候

青油幕宋將幕也以青油緣
為之韓詩談笑青油幕谷永

傳終更
亟還

繡衣察吏鼎來剡奏之章

匡衡傳無說詩匡鼎
來服虔曰鼎猶言當

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
方也法言奏不剡漸鼎卦名

初非光明俊偉之材又無

假借攀援之勢

漢文帝紀假借納用莊子可攀
援而闚注攀本作攀援引也

古之所

以薦士今者於是見公伏念某名為宗支

詩本支百世注本本宗也

支支子也

實本土檢

檢檢押也法言蠢迪檢押注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蹈於法度

恥懷繻

之簪笏恐受衆疑

韓詩簪笏白懷繻

隨韋布之縑紉偶叨一第

縑

堅縑切說文并縑繪也廣韻絹也縑思將切說文帛

淺黃色也梁書昭明太子傳遍該相素王僧孺傳含吐

縑縑之上今按縑縑皆書衮也江摠陶貞白集序校之

縑墨縑以縑縑晉中興書傳玄盛書有青縑衮布縑

班昭明太子詠書衮詩幸雜縑囊用聊因

班女織柳文具筆札拂縑縑贊揚大功

回之術業新唐書宗室宰相傅李峴吳王恪孫折節下

少好學鯁亮廉介為宗臣表謚貞簡李程字表臣襄邑

恭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

流推之贈太師謚曰繆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方正異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峴和柔在位無

所發明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嗚呼盛歟終愧周召毛原之等夷張良傳諸將皆陛下

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何以亢身左傳將行于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

曰吉不能亢莫如殖學左傳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殖殖

也方以此自勵於己何敢輕受知於人細柄大末壹冥

心於輪扁宋音盲爾雅末庸謂之梁說文屋大梁也柄

柄袁昂傳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杜詩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莊子輪扁斲輪于堂下注斲輪人名

扁長箋短牘肯請命於子公

陳咸傳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

湯咸數賂遺物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子公湯之字

來事元戎實叨末屬

適鼠竊狗偷之盜蕩搖我疆

叔孫通傳此特羣盜鼠竊狗偷耳何足置之齒牙間

左傳蕩搖我邊疆

奪鳥飛魚泳之歡劬勞於野

韓文志同而鳥合魚川泳而鳥

雲飛也詩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歸劬勞于野

溫承渙渥

易渙汗其大號

許減常員

宋制限舉者五人減員言不必足數

然風憲之一削不圓

考工記築氏為削注即今書刀

古用竹簡筆誤則以刀削之因名其刀曰削則天門之

九關難叩

楚辭虎豹九關兮啄害下人些陶侃傳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

門不入

解后行露之聽

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

黃緣宿霧之披

杜詩萍汎

苦黃緣韓詩青壁無路難黃緣北史李繪傳儀貌端偉神情朗偶繪舅河間邢晏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

若披雲霧如對珠玉樂廣傳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甫及褰帷亟蒙推轂既不為

有力負舟而走又不生無因按劍之疑

俱見

伯氏填仲

氏麓安得齊名之譽

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簫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張萱疑耀云八音皆克

諧無不和者而詩人喻兄弟之和獨以壎簫漢宋諸儒皆無明解今閱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

磬鳴而徵磬和獨壎簫則二器共為一音填為宮而簫之徵和填為宮而麓之羽和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

以喻同氣也

臺中評幕中辯初無贊畫之功

韓文言歲幕中之辯人反以汝

為叛臺中之評
人反以汝為傾
猥借溢言
莊子兩喜必有溢美之言
特

加吹送

杜詩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捷為之磬十六大似無心

而得之

禮樂志成帝時捷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羣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

序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三禮圖十六枚同一筭簾為編磬蓋薦語凡十六字
公車之

牘三千誰有不求而至者

史記滑稽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

牘公車令兩人共特舉其書僅然能勝之注公車司馬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陳后山詩三千奏牘諸儒上曹植與吳質書夫求而不
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至者也
內則感國士之

遇我外則賀天下之有公輪囷在肝

韓詩窮途致感
激肝膽還輪囷
緘

封於髓

韓詩絨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

伏遇某官人今而道古內介而

外通嘉善矜不能所學皆周孔之學

韓詩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

舉

直錯諸枉此心即伊傅之心駢駢六轡之載馳

詩駢駢征夫每

懷靡及六轡如濡載馳載駢駢疏臻切說文馬衆多貌

落落萬物之吐氣

杜工部覽元道

州春陵行兼賊退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賊盜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

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州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

有懷鷓鴣之序

杜詩不

闕空慙駕鷓鴣行韓詩鷓鴣欲歸仙仗裏又丹掖列鷓鴣鷓鴣趙冬曦詩從容會鷓鴣

及識春令之原

詩春令在原兄弟急難

參以月評

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慨然露奏振雲天之高誼

宋書謝靈運傳英辭潤金

石高誼薄雲天策塵土之孤蹤暴公子之薦不疑昔聞其語

傳不

疑傳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楊湖南之信陳子

今媿斯言

韓文送陳秀才彤序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顧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

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于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于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

某敢不深自佩銘痛加砥

礪

鄒陽傳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于石者謝恩私室敢

矜小技之文章

羊祐傳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不

辱公門願勉大閑之節誼

蘇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新唐書卓行傳贊節義天下大

閑士不可不勉

代趙撫屬上衛參帥求合尖

自久無此事以上藏本舛錯依劉本改正

一官頂踵冒假借之深恩

文帝紀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三沫肺肝

乞品題之終惠

李翰林集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恃在有容之大

尚書有容德乃

大忘其取數之多

禮記取數多者仁也

伏念某雖出天潢

史記天官書咸

池曰天五潢五潢者五帝車舍又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魏王固表分枝若木疏孤天潢何遜詩鳳駕出

天潢初無地望

北史公孫表傳鴈門李氏地望懸隔

燈花何喜一科不補於

遺餘

杜詩燈花何太喜韓文宣不登名於一科今曾不補其遺餘

袍葉半枯萬事已

甘於落

東坡詩青衫半作霜葉枯莊子飄落無所容注鉢音護鉢布護也落零落也

浪爾

依芙蓉之幕下

見前

誰其采薜荔於水中

薜荔音鼻庚增韻香草屈原九

歌采薜荔兮水中零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

適逢先十乘於偃藩

漢書敘傳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繭以存荆師古曰段干木客居魏魏王敬而禮之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

者是禮國人稱仁未可圖也秦遂止兵左思詩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梁書王僧孺傳偃息藩魏甘卧安郢

遂得底百僚而隸役

杜詩有材無命百僚底詳見前

不虞一見便辱異

知識元方而用季方久無此事

歲本作人一天而我二天信有此事○後漢

書陳紀字元方弟湛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竝著
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
世者靡不榮之媒石子而羅溫子不曰非才韓文以溫生為才

以致之慕下羅借以齒牙南史謝朓傳朓字元暉好獎
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

為時知孔圭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
柬寫之謂圭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
論其好傳之羽翼柳文假以羽翼偶之騫騰駱知我莫
善如此

若鮑叔史記管晏列傳生我者逢人必說項斯見第一
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中書遂令虧簣之山迄作合尖之塔見此卷代唯是過
條謝師座餘

屠而大嚼桓譚新論人間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
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大嚼曹植與吳質書過

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難忘見麴以流涎杜詩道逢麴車口流

涎兼幸生匠石之園託根未正韓文是生於匠石之園宋廣平梅花賦序嗚呼

斯梅託根非其所山縱欲附翹材之館張本已疎西京雜記

平津侯營客館以招天下賢才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

任九卿將軍二千石者處之左傳注預為後地曰張本

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

言上辛者為下辛張本荀崧傳左丘明張本繼未發明

經意多奇偉豈無列薦之員亦有十科之目宋哲宗元祐元年立十科舉士

法詳或蒙送上直謂成終大鈞無垠拔士不遺於餘力

別見俱見小子有造歸恩豈在於他門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李義山集卯翼

前

四六標準

卷五

不自於他門

恭惟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師

俱見前

喬嶽之蓄

雲泄霧人蒙潤而不知

韓魏公行狀公姿貌英特骨骼清偉圖繪傳天下人以謂高山

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細微蓄泄雲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蘇文蒙霧而行皆獲不知之潤

滄海

之包乾括坤物何歸而不得

水華海賦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地之區

尚

念碧油之屬

三朝志王公以下皆有節韜以碧油方千詩問津求拜碧油幢歐陽詹詩十萬兵樞

擁碧油楊萬里詩錦水花潭照碧油

欲舐丹竈之餘

見前縹緲孤鴻漸恐回

頭之斷漏

東坡孤鴻辭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

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

差池歸燕寧能絕望於捲簾

見前幸

從昌黎弟子之員

韓文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經寘陸氏門生

之列

韓文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

茅茹以其征吉今期已免於西

曹

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丙吉傳西曹地忍之陳遵傳西曹以故事適之

桃李悉在公門

他日尚希於東閣

見前

代陳縣尉

愷

上衛參帥求舉削

酸寒溧尉古須強箭之吹噓

韓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髦青冥送吹噓強箭射

魯憔悴湘濱今累大鈞之塊北

屈原漁父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

色憔悴形容枯槁餘見前

百無操挾萬有狂愚然而恃大參政之寬

洪必不責小丈夫之躁妄竊以三吐哺三握髮而下士

周公豈欺我哉一舉手一投足之乞憐韓愈抑亦人耳

俱見

前 況幸在犀甲熊旂之下

書周官函人為函犀甲七屬虎兕六屬國語夫差衣

水犀之甲者三千劉熙釋名熊虎為旂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柳河東平淮西雅金第煌煌錫

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乃無與旆苓鷄壅之中

莊子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鷄

雍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注鷄壅即鷄頭名芡旆苓即猪苓

恐虛此生何用於世是

以頃者之詣府

韓大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

敢於冒焉以呈身

舊唐

書韋澳傳澳字子斐性貞退寡欲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

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
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
詣元裕之門東軒筆錄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
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
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溫乎其和可知
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

既蒙異顧

韓文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

粲然有文相接實激懦衷

董仲

舒傳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

惟是下考之垂成猶冀上天之吹

送

杜詩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懼捲簾之或晚忘躍冶之非祥

伏念某鹿鹿無庸徂徂何取

俱見前

砥節礪行不能窺前

輩之藩籬

蔡邕郭有道碑砥節礪行有道正辭爾雅樊籬郭璞云藩籬也史記曾無藩籬之艱又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莊
子吾願遊於其藩

種學績文且未識古人之糟粕韓

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涵演迤日大以肆莊子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糟酒滓也魄亦作粕說文

已漉麤
糟也

半生一第寸祿八年

左太冲詩外望無寸祿內
顧無斗儲白帖縣尉一命

寸祿茅舍聽鷄猶是儒酸之氣味

溫庭筠詩鷄聲茅竹弓
店月人迹板橋霜

射鴨安知吏隱之風流

東坡詩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
堂注孟郊為溧陽尉開射鴨堂

孟郊詩短蓑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荻蒲闕作豪
橫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

非又射鴨復射鴨鴨驚荻蒲頭駕鵞亦零落彩色
難相求杜詩吏隱逢梅福山谷詩吏隱極風流然粗

覺無愧於心幸以此不惡於下慨念一寒之迹

范曄傳
范叔一

寒如此哉若為再命之階周禮再命受服得拜馬前已遂執鞭之願

韓文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史記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無為牛後遂興見彈

之思蘇秦傳寧為鷄口無為牛後莊子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炙然記碧油

之幢見上頗辱黃金之諾季布傳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以其時則

可矣敢不長鳴異乎人之求歟真成自鬻梅福傳昔秦武公好力任

鄙叩關自鬻伏遇某官直方且大清任而和公路垂紳即正

槐庭之面歐文垂紳正笏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侯方賜履

暫為蘭畹之滋左傳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離騷經余既

滋蘭之九畹
分詳見前

遇民猶兒

東坡詩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

求士如

渴東山瓜苦共思零雨之遄歸

詩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有

敦瓜苦烝在栗薪箋云敦猶專專也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馬瓜之辦有苦者以喻其心苦

也南國甘棠未若敷天之絕被

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顧

以根闌居楔之細

根奇浪戶樞闌門限居亭點切門闌壯楔音屑門兩旁木韓文根闌居楔

各得其宜皆在毛髮絲粟之中

老泉集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材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

欲善鄭來請從隗始某敢不激昂駑鈍報稱鴻私桃李

悉在公門既感東風之鼓舞葑菲無以下體尚幾秋露

之均沾

俱見前

代趙縣丞

善倪

上撫州林守

洽求舉削

贊長官之雨不善避嫌

縣丞稱贊府南部新書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

有聲氣而善語言曾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語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非不和乎語林商則任廩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尉亦動手手百姓何容活耶韓文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詩疏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趙充國傳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嫌亦嫌字公羊傳言伐何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

戴刺史之天夙蒙假蔭

趙嘏詩尋花偶坐將軍樹飲酒方重刺史天蔭於禁切說

文章陰地徐曰草所庇也入陰景曰蔭荀子木成蔭而衆鳥息焉亦作蔭左傳木根無所庇蔭惟是升

斗之活若為分寸之躋流涎久動於麴車俱見前病顙輒

希於箕秣河東起廢答病顙駒大而不厖可歸焉於是衆牽駒上燥士大廡下莖以雕胡秣以香箕

印剎果否韓信傳刻印剎忍不能予冶躍可乎見前竊以

竄戚之歌醜明之言雖賢不免韓文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

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之難遇也伏以閣下尚賢而與能哀窮

而悼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竄戚之匠石之

園伯樂之廐所係尤深韓文是生於匠石之園既辱在

長於伯樂之廐者也

於使令且已叨於識察將以知已稱於天下乃使勤子

至于他人

俱見前

縱欲冥心

杜詩冥心若死灰

何以藉口

左傳晉人曰若

苟有以藉口而復命於寡君

伏念某號為宗姓實則儒生束髮所期

豈念祖宗之簪笏

束髮猶云結髮李廣傳臣結髮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霍光傳贊光

以結髮內侍班彪傳結髮學問班固傳結髮脩身

摘髭不力竟慙伯仲之壘麓

韓詩連年取科第若摘頷底髭

怵於食貧

詩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注言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

遂爾諾仕一行作吏已徒勞州縣之間

見前

再轉為丞真

覺出簿尉之下

韓文文書行丞涉筆占位署惟謹不敢畧省官雖尊勢力反出主簿尉下顧

惟蹇拙

乞巧文驅去蹇拙

粗守公勤不利走趨寧免長官之罵

韓文佩玉長裾不利走趨杜詩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尚能拜起孰非太守之恩

循吏傳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

試以代庖幾於環轍

韓文轍環天下

莽誰

欺於揆牧

尚書納于百揆孔傳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又咨有十二牧州長謂之牧

復攝事

於子男

左雄傳今之墨綬猶古諸侯注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奈何五章漢無

寸援得不得之有命當安造物之鑪錘

增韻鑪冶也錘傳追切通作鎚

鍛器莊子鑪鎚之間

樂莫樂兮相知更傍誰家之門戶

屈原九歌樂莫樂兮

新相知古今詩話元和十三年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積壘危巢泥

已落今年故向社前飛連雲樓
閣無樓處更傍誰家門戶飛
伏遇某官眼高四海東坡

詩眼高四氣蓋諸公
史記李布傳布弟季心氣蓋關中
海空無人

李詩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陳后山詩才名四十年
盛氣蓋諸儒唐尚馳諸葛孔明賦氣蓋全吳曾吞大魏

張說宋璟碑
千佛姓名早宜登於文石
唐王保定撫言
氣蓋風雲

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
佛名經也梅福傳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
三神步武

晚猶會於郎星
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
渤海中天文志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

宸烏戴馳了了之旗
詩了了千旗在浚之都注了了千
郎位

屬有偉皇皇之轡
見胡然斂惠
韓文斂此大惠
復此專
今施於一州

城

古詩四十專城居后山詩四十專城古亦稀李詩虎符合專城王摩詰詩少年白晢專城居

公不

嫌旋馬於蟻封

鄧粲晉紀王湛字處冲隱德人莫之知兄子濟往省湛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

駛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取督郵馬與湛試之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

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旋馬果倒踣

士則歎烹鷄於

牛鼎

史記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邊讓傳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

熟雙旌屬耳

新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記室新書太守雙旌五馬霍光傳將軍之

廣明都郎屬耳注屬耳近耳也

五袴煖然

東觀漢紀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昔無襦今五袴莊子煖然似春

謝康樂之文章尚餘此地

南史謝靈運幼便穎悟文

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
公為臨川內史在郡遊放為有司所糾
顏平原之氣

節如見其人

新唐書顏真卿為殿中侍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後遷撫州刺史撫

州志公為刺史建土滕陂溉田民感其惠立祠祀之

竊觀帥屬之文

尚書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可見察吏之意不知庸下還入選中

劉孝綽啓寵光既曲被獨在選中

旁無蟠木之容姑且作大鈞之問

俱見前

盡枿去牙角雖

無績學之泓涵

枿牙葛切說文伐木餘也廣韻伐木餘枿也謂斫髡而復生漢書三枿之起或

作藥書若顛木之有由藥韓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既禁不得施用則盡枿

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

託根借恩光或許孤芳之皎潔

山谷詩江

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塲桃李終不言朝
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

代黃縣簿

夢得

上樓倉漕

觀

求合尖

瞻使槎於霄漢無地脩容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

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杜詩繡衣春當霄漢立柳丈脩容於轅門之外

躡履於油幢之前詳見前

抗簿領之塵埃以身得察

北山移文抗塵容而走俗狀梁

書朱屏傳當局簿領伏挺傳簿領沉廢王瞻傳不廢簿領劉孝綽傳簿領亦宜稍習何敬容傳勤于簿領又簿

領文案不復經懷韓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

間高標

之戍削

李詩高標絕人喧杜詩妙選異高標又高標跨蒼穹子虛賦粉粉裈裈揚祀戍削師古曰揚舉

也祀曳也或舉或曳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一云戍鮮也削刻除貌今按說文戍雪律切從戍含一減也

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戍音絮又人持戈守邊也二字宜有辨絕末俗之夤緣

夤通作寅夤緣連也韓詩青壁無路難夤緣遂忍恥以自鳴望徼恩於回顧

竊以為山九仞正虞一簣之虧前見持綆百尋斯動三塗

之望左傳正義服虔云三塗太行轅轅峭澗也謂三塗為三處道也柳文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

者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

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故功莫崇於引重灌夫

傳兩人相而思無大於成終必以為無益而舍之則未為引重

有不求而得者

曹植與吳質書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

伏念某

崎嶇百戰

陸賈傳崎嶇山徑間潘岳賦軌崎嶇以低昂王昌齡詩為君百戰如過籌山谷詩劉郎才

力能百戰

獲落一科棲枳棘之叢中但合出朱而入墨掌英

蓉兮木末安知汎綠以依紅

俱見前

偶效役於轅門

項籍傳羽

見諸侯將入轅門張宴曰軍行以車為陣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遂

贅員於幕府文書堆案真成俗吏之為

元稹詩滿眼文書堆案邊山谷

詩文書堆案睡自語賈誼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

筐篋而不

知大體 獄訟如絲粗了癡兒之事兩蒙連率交刺公

車惟是緇衣之三章尚須華袞之一字月明繞樹自憐

烏鵲之何依

俱見前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宋之問詩明河

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惟是夙蒙於廉察

惟是二字複出疑外張敞傳察廉為甘泉

倉長趙廣漢傳察廉為陽翟令

未嘗得效於使令冒然有言可謂不避

避羽鬼切說文是也左傳犯五不避而以伐人

然苟以昌平之言可信

韓文友朋之中

所敬信者昌平孟東野東野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

得李七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昌平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耶則

或如尹公之取必端徑援筆以點睛

張彥遠名畫記張僧繇於金陵安樂

寺畫四白龍不點眼睛每云點睛即飛去人以爲妄誕
固請點之須臾雷電震壁二龍乘雲騰去上天二龍未
點眼者
尚在
當勒銘於刻骨
曹植表鏤肌刻骨
恭惟某官盛名如畫

和氣猶春自其甲進士之科

儒林傳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

即合庚

佐王之學

禮記其日庚辛注庚之言更也易先庚三日王弼注申命令謂之庚

百川既倒

屹砥柱之固存

韓文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

萬木盡僵凜嶺松之

獨秀

韓詩森森萬木夜僵立陶詩冬嶺秀孤松

由曲臺之議禮

翼奉傳未央宮有曲臺殿

鄒陽傳秦倚曲臺之宮枚乘傳遊曲臺臨上路王尊傳
行幸曲臺儒林傳孟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又后蒼
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曲臺后蒼九篇
注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爲記故名曲臺記漢官儀大射

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長門賦覽曲臺之央央唐
禮樂志唐初用隋禮元和間王彥盛始為曲臺新禮三

十卷文選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沈隱侯集復禮曲臺反樂宣榭謂直筆以記言謂字疑外居

然偏城

城洪傳論偏城既危曹袁方穆

斂此大惠

韓文斂此大惠分施於一州

田里

之無愁歎有偉民庸

周禮民功曰庸

原隰之有光輝亟將使指

司馬相如傳宣其使指令百姓皆
知天子意馮奉世傳奉使有指

福星所照

宋四朝國史哲宗念

東國因於役竄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曰
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雕敝已甚須侁為

福星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
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

旱魃已消

詩旱魃為虐如悵如焚

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尺袒身
兩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

里然設有膠東三萬戶之流民

循吏傳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

之下詔曰膠東相成勞來不勸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其賜成爵關內侯按三萬戶當作八萬口由記之誤必

將勾江西斗升水而活我

莊子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又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尚煩周度

詩周爰咨度

為此曲防然後遄四牡之歸

見於以前

扈六飛之馭

後從曰扈袁盎傳陛下騁六飛注六馬之疾若飛也

思天地之大矣

念人物之眇然欲善鄭來請從隗始

俱見前

主簿能令公

喜今謂斯何

鄒超傳超為桓溫參軍傾意禮待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

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韓文今者人謂斯何

使者或不汝容信乎

命矣

東坡詩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効

代回楊評事

洪之

謝求薦

立一鶚之表方有待焉

鄒陽傳鶚鳥紫百不如一鶚詳見前

遺雙魚之書

何其駛也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增韻駛馬行疾

也魏晉世語司馬宣王辟州泰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

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大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

何遜也衆賓咸悅益部耆舊傳離記云每朝會何祇坐次楊洪洪嘲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

府未著鞭耳

不能辭壁

左傳受餼反壁

又愧報瓊

詩投我以木瓜

恭

惟某官騰茂蜚英

司馬相如傳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閔中肆外韓文

先生之於文可謂閔其中而肆其外矣

十事九律備知小大之情

主父偃傳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按十事九律當作九事八律但宋人承誤已久如余元一賀荆南劉帥啓

云當寧興嗟幾十事而九律士林爭覩謂一代之幾人是也禮記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小大猶輕重已行

故事千條萬端未容上下其手

左傳穿封戌與公子圍爭鄭國正于伯州犁伯

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賁介弟見何晚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也主父偃傳公皆安愛莫助之儻寬食麩之期

東坡詩忍飢待

食明年麩

敢愛拔茅之力

易拔茅茹韓文吾豈有愛于力乎哉

此亦公舉

詳見前

安用謝為

談賓錄唐證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鎰為御史二人因中屠場以謝奇正色曰

舉賢無私何以見謝

某報國無功知賢不早翔亦云審知足下矣

豈復寘疑

韓文近又得李七卿書亦云足下之文過其兄甚故不待求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

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

起在此敢勤他人乎更祈加察

見前

回資官王縣尉

昌大

謝舉狀

某謹簡乃僚因剡公車之牘

見前

冥升在上詎收私室之

恩

易冥升在土消不富也注進而不息故雖冥猶升羊祜傳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從而謝

焉非所望也伏惟某官器能環碩趨造端溫紫電神鋒夙

志屠龍之學

古今注吳大皇帝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

曰百里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唐中宗授張錫尚書制白虹良寶紫電奇鋒詳十三卷回王

正奏

青冥強箭暫閑射鴨之弓今大夫羅而置幕中

宜諸公爭令出門下

俱見前

亦意飛黃之去

符瑞圖曰騰黃者神馬也

其色黃亦名乘黃亦曰服黃或作古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萬畢術曰天下有道飛黃服卑注黃帝時飛黃服卑韓詩飛黃騰踏去

何憂破白之難勤

子至他人乎輒復吹噓而送上見我有此客否定皆摸

索於暗中

俱見前

某過厚貽箋良高陳誼

莊子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蘋蘩可薦其何恨行潦之濱

左傳蘋蘩蒹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

神可羞於王公

桃李不言度有成蹊之日

見前

回郭僉判

仲洪

謝舉狀

謹簡乃僚輒效吹噓之送

尚書慎簡乃僚杜詩唯待吹噓送上天

非相為

賜何勤駢儷之詞

穀梁傳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羊傳唇亡

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爾注賜猶惠也

銜袖鳴謙

韓文

文書銜袖易鳴謙貞吉

開緘擊節

謝尚傳坐者撫掌擊節袁宏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南史王籍

傳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也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讀至墜石堆

星及水懸炤而帶坻皆擊節稱贊魏略王朗答太祖書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東坡詩擊節為爾誼

恭惟

某官器資凝遠文獻靖共

前見

大夫不均我獨勞瘁子男

於四國

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陛下用少臣已老尚賓客於諸侯

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

所聞止一簣之虧然久閱千帆之過

劉夢得詩沉舟側畔千帆過枯木前

頭萬樹春東坡詩流落千帆側

陟彼北山而憂父母慕有切於終身

陟詩

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失之東隅而收桑榆恩冀沾於錫

命

見前

有嘉懇

歎合命

那融

那囊何切爾雅於也注語之絕韻也融余中切爾雅長也

此蓋俗語那移通融之意

用是采焦尾之桐

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

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搜神記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

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而燒不盡因名焦

尾琴有殊聲焉蕭子顯齊書王仲雄善彈琴當時妙絕

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

初非有挾鼻之木

挾力結切拘也增韻

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

紆也將也宋俞文豹唾玉集太宗子元儼有威聲號八

大王有人謁張非崖投丞相及給事書皆納之袖中無

語及八大王書乃曰真挾鼻木按南史殷浩語孫盛曰

莫作強口馬我當挾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勞

卿頸挾鼻木乃獸鑿所用牛馬鼻為木所挾不得不從

猶云為人牽鼻也宋人好用當代人語入文字中如有

蟹無通判及近水樓臺先得月等語唾玉集世罕見
故此語似稍僻今以對焦尾之桐蓋以生對熟法也觀
其主觀其所主幸可免勢利之嘲簡厥脩簡其不脩願
不負品題之意尚書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回成都副將謝舉狀

行三軍則誰與正賴戎昭

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舉一人焉拔

尤亦惟世選

尚書世選爾勞

何勤私謝更以文為恭惟某官敷

厯甚詳慨慷自許

慷慨口朗切或作慷說文慨也慨口澆切慷慨壯士不得志也通作愷晉書

段灼傳此賈誼所以慷慨于漢文又私懷慷慨陸機傳言論慷慨冠乎終古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

執干戈衛社稷克稱其家

禮記戰于郎公叔禺人與其

勿殤重汪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韓文稱其家兒也

安邊境立功

名不聞亦式

鼂錯傳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詩不諫亦式不聞亦入傳性與天合

也箋云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于法

是堪勇往爰以名聞某獲共扞城

詩傳

千捍也箋干也城也皆所以禦難也左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糾糾武夫公

侯干城東坡詩誰信儒官也捍城

敢忘推轂

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詳見前

霸陵醉尉呵李廣不足為懷

李廣傳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

醉呵

成都猛將有花卿尚須努力

杜詩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回史郡僉謝提刑舉狀

使家選衆所舉惟賢

韓詩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執得移荆蠻

記室脩辭何

為至我

續漢百官志三公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孔平仲談苑前輩與大官書多稱執事

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

自合卷還於鯨錦

杜詩鯨鯢卷還客始覺心和平

又疑已費於麝煤

山谷詩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麝煤謂墨也又廷珪麝墨出蘇家麝煤漆澤紋烏髹又書回銀鉤壯句與麝煤香又成都九經石歲久麝煤寒又一幅溪藤照麝煙李建中題楊凝式大字壁詩枯杉倒伏惟某官掞材不貲

枝霜凝式大字壁詩枯杉倒伏惟某官掞材不貲

蓋寬饒傳

蓋寬饒傳

用不貲之軀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藏器有用易君子

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藏器于

身待時

暫作糟丘之主

監酒務

屈為冰幕之賓

韋應物詩文苑臺中

妙冰壺

奮迅驥程何慮缺書馬之一

萬石君傳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

讀之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飛騰鶚表便當足鳴鹿之三

左傳歌鹿鳴之三三拜

是為特達之知豈俟吹噓之送

俱見前

某誤

勤稱謝但切負慙同寮未嘗聞知人遐不謂矣

舊唐書婁師德

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武后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

人矣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注遐遠謂勤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貪天之

功以為己渠敢爾邪

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代回楊評事

洪之

謝舉狀

助國薦賢我已慙於不武

吳良傳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左傳勝

之不武不勝為笑又以亂易整不武又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飛牋陳誼公何富於斯

文莊子屠羊說身處卑賤而陳誼甚高禮記多文以為富

進而三薰韓文方將坐足下三浴而

三薰敢不重拜

左傳穆叔曰臣間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諷咨難為謀

臣獲五善恭惟某官居官能大

柳文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袁高河南人以給事

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折獄惟良

尚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廣厦萬

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

間徒啓乏才之歎

杜詩安得廣厦千萬間

陽春一曲反成寡和之

音

岑參詩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項珠璧之暗投恨衣裘之晚

索

俱見前

深恐遠井之待

陳后山詩巧手莫為無麪餅誰能畱渴需遠井

有孤時

夜之求

莊子見卵而求時夜注責司晨也

汔濟云初

易小狐汔濟濡其尾說文汔水涸也

疏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能濟難事同小狐雖能渡水而無餘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

踐盟敢後

子若無言幾失子況又崔李之繼至交說耶

左傳晉叔向適鄭鄭

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韓文夫以昌平之

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

君家所有更贈君無忘孔孟

之養氣傳道者

山谷送張叔和詩但回此光還照已平生倦學皆日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

所有更

某初緣然諾

張耳傳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灌夫傳夫不好文學喜

任俠已然諾注已必也

淳辱詞華得古磬於犍為君言過矣

見前

天球於清廟予日望之

尚書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美玉也或作璆餘見前

回高承直

不倚謝舉

奉一札以推賢徒得君重

後漢書循吏傳一札十行沒黯傳吾徒得君重注徒但也

重威重也

合衆言而剡奏安用謝為

見前貽箋惠然

詩惠然肯來惠順肯

可也有順心則可來

為禮過矣恭惟某官蜚英戚畹

漢紀寄肺策

雋儒林翠竹碧梧藉甚名家之秀

韓文退見少傳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

其業者也

紅蓮綠水藹然入幕之賓

南史庾杲之傳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詳見前

國人曰賢然後用之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某與箱

紙尾

南史蔡廓遷吏部尚書曰選事若悉部見付不論不然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韓文鉗以左手右

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

甚醜面顏

說文醜面見也徐曰凡人所瞻視心實見之故有識別無恥之

人面見之而已心實否也國語雖醜然人面哉實禽獸也詩注醜姑也姑戶刮反醜也使女為鬼蜮則不可得

見汝姑然有面目乃是人也孫炎曰醜與姑皆面見人之貌

遣介奉咫尺書良感渠

渠之意

韓信傳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尺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

也廣韻渠渠動也

今子使萬里外敢懷惘惘之憐

昌黎送殷員外序今人適

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代回危教授

稹

謝列薦

稹及第經年未脫選調入京注授幾年而未得闕

○危稹字逢古臨川人淳熙中進士以詩名著歷屯田郎中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為真率會所著有巽齋集弟和開禧初進士為上元主簿大關祠宇以祀明道先生

真西山記之

舉爾所知不如鄉人之善者於我乎館今為有力者奪

之檀弓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隨衆笑而笑焉非所謝

而謝也恭惟某官早收名第韓詩連年收科第獨振妙聲廣韻妙好

也又小年也杜詩明公獨妙年坐廣文之氍毹似成二十

四考杜詩廣文到官舍又坐客寒無氍毹新待公車之詔

行及三百六旬東方朔傳令待詔公車尚書所賴金玉之

相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相思將切實也不改簞瓢之樂昔三人占而汝

則逆用靜為宜尚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又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龜筮共違

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今八音諧而人以和來儀可必尚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又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某甚腐於力

韓詩弱于材而腐于力

徒味其言

鄭當時傳誡有味其言也

荀文若之不進不休於予愧甚吾夫子之

可久可速惟君裁之

代回崇仁潘宰

謝舉

代何月湖

比剡需章聊紀陟明之績

尚書三考黜陟幽明詳見前

鼎來巽牖顧

捐投暗之疑

比需鼎巽四卦名

受言藏之

詩彤弓弘兮受言藏之

無可謝

者恭惟某官刃有餘地

莊子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琴不下堂

韓詩

外傳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君子學道則愛人計望風而成

俗小人難事而易悅肯違道以近名

尚書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莊子為

善無作新鴉泮之好音

鴉音梟詩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疏云惡聲

之鳥食桑黹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

餘事虹隄之奇觀

韓詩餘事作詩人王

荆公詩餘事文章海外傳山谷詩石隄眠長虹朝野簽載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六一居士集

有偃虹隄記

是為實茂

司馬相如傳騰茂實

當以名聞某推轂力綿鄭

時傳其推轂士嚴助傳綿力薄材

投簪心棘

文選昔間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又聊以投

吾簪棘急也

潘令君之桃李度已成陰

晉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

一縣花庾信枯木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

何將軍之山林惟當托蔭

杜工部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不識南塘路今知
第五橋宋張禮茂中遊南城記云今第五橋在韋曲之
西與沈家橋相近南塘不審所在按許渾詩云背嶺枕
南塘其亦在杜曲左右乎月湖金谿人崇仁為隣邑故
偕以
為泥

代回涂察推
岑求舉未允

通家講好托年契以為多

孔融傳累世通家柳文於崔君有通家之舊撫言俱捷謂

之同年進士會宴曲江崔彖告假不赴乃以彫憶載妓
遊觀崔沆為主罰錄事判之云紫陌紅塵便隔同年之
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杜荀鶴次同年助國薦賢

張曙詩九華仙史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惜歲員之無幾表不供於晚索璧乃負於暗投

俱見前

所

幸在邦域之中必能察形骸之外

莊子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

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韓詩誰能檢點形骸外

恭惟某官槐根之芷

荀子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注蘭槐香草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茝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

政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蘭出其芽
韓文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出其芽稱其家兒也

俊

逸參軍已露囊中之穎

李詩俊逸

逍遙嘉客竟歸幕府

之羅

詩所謂伊人于焉逍遙又所謂伊人于焉嘉客

乃今懷黃拖紫之人

楊僕傳懷

銀黃注黃金印也晉書儒林傳紆青拖紫服冕乘軒魏略紆青拖紫以千萬為數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自

茲以降懷

半是汎綠依紅之客寧須畫餅

俱見

更助譟

青拖紫

四六標準

全六

旗

寇恂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
六一居士集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鏖我亦願助勇

鼓旗譟其旁管輅別傳瑯琊太守單子春聞輅一贊之
偶欲得見輅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輅問子春今欲

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
郭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
某有味其言甚腐于力

請待來年之麴時則易然

俱見前

恐及往戌之瓜風斯下

矣

莊子鼓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

四六標準卷三